



亚洲非法博彩白皮书

反非法博彩专责小组

亚洲赛马联盟

2018年9月

定义

非法博彩 ‘根据消费者所在管辖区的适用法律，其类型或运营商不被允许的任何体育博彩活动。¹

- *欧洲理事会操纵体育比赛公约*。

本文件遵循这一共同商定的定义。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会将黑色市场（未获得任何管辖区许可的运营商）与下面定义的灰色市场运营商区分开来。

灰色市场博彩运营商 在一个管辖区（例如菲律宾或马耳他）获得许可，但在其产品属于非法的管辖区内向客户进行营销及接受投注的博彩运营商。这种情况也属于上面定义的非非法博彩，但这些运营商认为他们并没有非法行为，因为他们持有许可证。

虽然本文件经常提到“灰色市场与非法博彩公司”，但应该牢记的是，从本文提及的所有管辖区接受投注的灰色市场运营商均为非法行事（新西兰因其独特的监管方法而除外）。

离岸投注 在本文件中，该术语通常与灰色市场运营商互换使用。亦可指未经其所在司法辖区许可的在线博彩运营商。

投注额 客户投注的总金额。

毛利 客户投注总金额减去支付给赢家的奖金。

打假球 操纵体育比赛的常用术语，定义为：'故意的安排、作为或不作为，旨在不正当地改变体育比赛的结果或过程，以消除上述体育比赛全部或部分不可预测的性质，借此为自己或他人获得不正当好处。²

¹ 欧洲理事会操纵体育比赛公约，2014年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Publications/TOC%20Convention/TOCebook-e.pdf> 于 2018年8月21日访问)

² 欧洲理事会，同上

部分假球 操控比赛的一种情况，对体育比赛的特定部分作出安排。例如：网球运动员可能在比赛期间输掉特定的比赛。灰色市场与非法博彩公司提供各种类型的投注，使这种安排得以进行。

有组织犯罪 究竟哪些情况构成有组织犯罪的定义存在很大差异。《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2000年）提供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国际共同定义，即：“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的，出于经济或物质利益之目的而犯下罪行的三人或三人以上的团体。”³

跨国组织犯罪 许多机构，如欧洲委员会、联合国、欧洲刑警组织以及其他机构均认为，上述定义不再能够充分描述有组织犯罪在全球化经济中日益复杂的性质。他们指出，有组织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在多变及松散的国际网络中运作，而不再限于地方层面。因此，跨国组织犯罪是由有组织犯罪集团在一个/多个国家进行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会由集团在另一个国家制定计划或进行控制。还包括在多个国家运作的犯罪集团在单一国家的犯罪行为，以及在一个国家犯下但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犯罪行为。⁴

洗黑钱 根据金融行动特别专责小组（FATF）的说法：“洗黑钱”是指处理犯罪所得以掩盖其非法来源。这一过程至关重要，因为它使罪犯能够在不损害其资金来源的情况下享受这些利润。

“当犯罪活动产生可观的利润时，所涉及的个人或团体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控制资金，而不会引起对相关活动或相关人员的关注。犯罪分子通过掩饰消息来源、改变形式或将资金转移到不太可能吸引注意力的地方来实现这一目的。”⁵

³UNODC, 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 2000年,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Publications/TOC%20Convention/TOCebook-e.pdf> 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访问)

⁴UNODC, 跨国组织犯罪的威胁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tocta/1.The-threat-transnational-organized-crime.pdf> 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访问)

⁵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什么是洗黑钱” (<http://www.fatf-gafi.org/faq/moneylaundering/> 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访问)

问题赌博

问题赌博没有一个通用定义，但大多数人都认为，问题赌博是指尽管知道存在有害后果或有意愿想要停止，但仍强迫性地进行赌博。在本报告所考察的管辖区中，在澳大利亚，问题赌博广泛被定义为：“问题赌博的特点是难以限制花在赌博上的金钱及/或时间，并且会给赌徒、其他人或者社区带来不利后果。”

本报告在讨论问题赌博或赌博失调时遵循这一定义。在相关的情况下，注意到使用 PGSI 与 DSM-IV（如下文之释义）的临床区别。

PGSI 与 DSM-IV

两个国际公认及常用的问题赌博评估包括“问题赌博严重程度指数”（PGSI）以及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

PGSI 设有九个问题，最高得分为 27 分。零分为非问题赌博，1-2 分为低风险，3-7 分为中等风险，8 分或以上为问题赌博。

DSM-IV 共有 10 个标准，最高得分为 10 分。符合三个或更多标准的受访者将被分类为问题赌徒，符合五个或更多标准的受访者将被分类为病理性赌徒。

DSM 的最新版本（2013 年）是 DSM-V，它重新分类了各项条件并删除了 10 项标准中的一项（涉及实施非法行为）。本文件所采用的任何国家调查与研究均未使用此分类。

目录

简介	6
执行摘要	8
第一部分：非法博彩	9
非法博彩规模庞大而且日益增长	9
非法博彩会助长洗黑钱及跨国有组织犯罪	12
非法博彩会威胁体育的诚信度	17
非法博彩会导致赌博失调及相关的社会问题	19
第二部分：按管辖区进行的非法博彩研究	21
澳大利亚	21
新西兰	25
新加坡	27
南非	30
韩国	32
香港	34
第三部分 – 打击非法博彩	38
打击非法博彩市场的发展	38
打击利用非法博彩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及洗黑钱活动	39
减少非法博彩对体育诚信度的威胁	40
应对由非法博彩引起的赌博失调及相关的社会问题	41
结论	42
参考资料	43
附录 1 – 如何计算非法市场规模与增长率	46
澳大利亚	46
新西兰	46
新加坡	46
南非	47
韩国	47
香港	47
附录 2 – 亚洲赛马联合会反非法博彩专责小组成员	49

简介

亚洲赛马联合会（ARF）的反非法博彩专责小组成立于 2017 年，旨在促进打击非法博彩的国际合作。该专责小组由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及香港的体育诚信与非法博彩专家组成。⁶

由 ARF 执行委员会批准的专责小组的职权范围包括：

1. 制定剖析非法博彩市场信息的材料。
2. 促进博彩监控能力的发展，以支持赛马的诚信运营。
3. 研究非法博彩的经济与社会影响。
4. 提高对非法博彩市场所产生的反洗黑钱风险的认识。
5. 确定可用于减轻非法博彩的技术与立法选择。
6. 与在相关研究领域工作的学者建立联系。
7. 促进 ARF 成员与执法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
8. 与主要博彩运营商建立合作安排以实现上述目标。

专责小组进行了相关研究，权威地展示了非法博彩的范围，特别是在赛马方面，并在 ARF 的白皮书中公布了研究结果。

白皮书详述了行动小组在这些管辖区对非法博彩的研究，概述了非法博彩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打击非法博彩的建议。

白皮书旨在展示以下亚洲赛马联合会管辖区内非法博彩的各种证据：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南非及韩国。之所以选择这些管辖区，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经济情况、监管环境、文化背景以及其他因素。由于香港赛马会向专责小组提供的有关非法博彩市场的深入研究，香港也包括在该白皮书中。

专责小组成员之间的讨论迅速确立了对非法博彩情况的主要概念。关键问题是利用博彩与赛马行业获取利润的犯罪行为。如果赛马管理者不促请政府与监管机构更有效地打击非法博彩问题，此问题可能会扼杀这项运动。

⁶成员名单列于附件 2

该白皮书的目标受众是赛马行业以及其他面临同样威胁的体育运动之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政府决策者；赛马与其他运动的管理机构；博彩业监管机构；警察与其他执法机构；媒体；学者与智囊团；金融机构；电信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合法持牌博彩公司；以及赛马与其他体育管理机构。

在赛马领域，努力确保赛道上的诚信度十分重要，但这还远远不够。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威胁赛马诚信的非法博彩风险，并与教育监管机构与政府机构加强合作。其他运动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措施，否则将面临非法博彩对体育运动生存所造成的威胁。

我们向管理机构发出的信息不仅是提醒非法博彩对赛马及其他运动的威胁，而且强调了非法博彩在助长洗黑钱以及促进跨国有组织犯罪发展的隐忧。这些问题极需政府采取行动应对。

蒲汝杰 (Martin Purbrick)

反非法博彩专责小组主席

亚洲赛马联合会

执行摘要

2017 至 2018 年期间，亚洲赛马联合会反非法博彩专责小组对六个 ARF 管辖区进行了非法博彩市场及其影响的研究：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南非、韩国及香港。

这些赛马管辖区在很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都具备着与非法博彩有关的共同点。

非法博彩规模庞大且在每个管辖区都呈现增长态势，所有六个管辖区的非法利润每年至少达到 42 亿美元。而在每个管辖区，非法市场的规模与增长速度也高于其合法市场对手。

这些巨额的非法利润导致了假球和洗黑钱等活动。每个管辖区都发现了与非法博彩相关的体育腐败，而跨国有组织犯罪每年也通过非法博彩渠道洗黑钱达 1,400 亿美元。

研究表明，非法博彩会导致沉迷赌博，从而引发赌博失调，其发生率高于合法投注；每个管辖区都有证据支持这一发现。这种较高的赌博失调发生率是代价高昂的：经济方面，治疗费用不菲；而在社会方面，往往会导致抑郁症、家庭破裂甚至自杀等问题。因此，非法博彩会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失。

这些损失可以分为直接损失及间接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合法博彩运营商提供的税收收入、关税与其他付款来衡量。估计这六个管辖区每年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00 亿美元，再加上治疗由非法博彩引起的赌博失调所造成的损失。

间接损失包括与赌博失调相关的问题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洗黑钱对金融市场诚信度带来的打击，为其他犯罪行为提供的资金以及打假球对体育文化与声誉的损害。

为了打击非法博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需要密切合作与协作，包括体育及博彩组织，执法部门，监管机构，学者与意见领袖，媒体，金融机构以及互联网与技术公司。

罗德敬 (Douglas Robinson) 与 柏杰木 (James Porteous)

反非法博彩专责小组

亚洲赛马联合会

第一部分：非法博彩

非法博彩规模庞大而且日益增长

据信，非法体育博彩市场的利润率至少与合法市场持平，并且可能要高几个数量级。合法体育博彩业正在不断扩张，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7年，体育博彩⁷毛利率（客户下注的总金额减去对获胜者的奖励支出）估计在170亿美元⁸至630亿美元⁹之间。其中赛马投注可能高达三分之一。¹⁰

非法市场如此之大，是因为在线博彩运营商的迅速扩张，并与全球互联网连接同步增长，其中大多数受到监管松散的避税天堂的许可¹¹。据估计，全球80%的体育投注都是非法的。¹²

尽管评估非法市场非常困难，但估计2017年体育博彩非法下注金额在3,400亿美元至1.7万亿美元之间。¹³有些人认为这一数字可能接近3万亿美元。¹⁴

因此，非法体育博彩的总利润可能至少与合法博彩的数字相同，因为非法博彩的偿付率通常高于合法博彩。

非法博彩的偿付率较高，是因为灰色市场与非法运营商未被强制要求向负责的博彩计划或体育管理机构支付相应的款项，并且很少支付或根本不支付税款。由于灰色市场与非法博彩业务在很少或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运营，因此与合法运营商相比，它们提供的市场及投注类型更为广泛。

这些因素（高偿付率及广泛的投注选择）使灰色市场与非法运营商对博彩客户来说更具吸引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与监管良好的合法市场相比，监管不善的市场正以更快的速度持续扩张。

在每个管辖区，非法博彩市场与合法市场相比更为庞大，并且快速增长，如下表1所示。¹⁵

⁷就本文件而言，体育博彩包括赛马投注，除非另有说明。

⁸欧洲委员会/IRIS，预防与体育博彩市场相关的犯罪风险，2017年（<http://www.iris-france.org/preventing-the-criminal-risks-linked-to-the-sports-betting-market/>于2018年8月31日访问）

请注意，本报告的作者均承认他们的估计非常保守。

⁹来自博彩业市场研究公司 H2 Gambling Capital 的数据

¹⁰赛马投注大约是陆地投注市场总量（例如在博彩门店及赛道上）的三分之一。然而，在线体育博彩市场种赛马所占的比例可能较小。

¹¹索邦大学/ICSS，反对操纵体育比赛，2014年（<http://sorbonne-icss.univ-paris1.fr/media-and-press-zone/>于2018年8月31日访问）

¹²欧洲委员会/IRIS，前述书籍

¹³欧洲委员会/IRIS，前述书籍，22页

¹⁴法新社，“全球体育博彩价值‘高达3万亿美元’”，2015年4月15日

（<http://www.dailymail.co.uk/wires/afp/article-3040540/Global-sports-gambling-worth-3-trillion.html>于2018年7月31日访问）

国家及地区	年份	非法博彩利润 (百万美元)	非法博彩利润占总市场的%
澳大利亚	2015	780	6%
新西兰	2017	32	21%
新加坡	2015	336	37%
南非	2016	14	48%
韩国	2016	1,448	62%
香港	2016	1,610	36%
总计		4,220	

表 1: 亚洲六大管辖区的非法博彩行业利润; 2015-2017

如表 1 所示, 这些管辖区内非法博彩的总市场规模巨大。据估计, 非法运营商每年的利润为 42 亿美元。¹⁶

这些利润的规模因管辖区而异。韩国的非法利润约为 15 亿美元; 澳大利亚则不到 10 亿美元; 新加坡约为 3.5 亿美元; 而新西兰与南非的金额都低于 4,000 万美元。

每个管辖区的非法博彩市场占整体市场的百分比也不同。虽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非法博彩市场约占总博彩市场的五分之一或更少, 但在其他管辖区, 非法博彩通常占整个市场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包括当地的投注偏好, 不同的监管环境, 针对非法博彩的执法行动之有效性, 以及技术的采用等等。例如, 澳大利亚凭借完善的反非法博彩 (以及相关的体育腐败) 立法, 辅以有效的政策及执法团队支持, 其非法博彩所占的比例最小也就不足为奇了。

¹⁵有关这些估计的详细来源及方法, 请参见各国的报告。计算摘要见附件 1。

¹⁶扣除 2015-2017 期间管辖区估算之间的差额。

另一个明显的共同点是（仅有一个例外），在每个管辖区，非法博彩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合法市场。¹⁷¹⁸南非与新加坡的非法市场增长率是合法市场的两倍多。韩国的非法市场增长速度比合法市场快 80% 以上。即使在澳大利亚，非法市场的增长也比合法博彩业高出 30%。

非法博彩市场与合法博彩业的平均增长表明，非法博彩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合法投注的两倍。¹⁹

¹⁷ 新西兰非法博彩业的增长率无法量度，因此新西兰被排除在这一分析之外。估计香港非法博彩的增长与合法博彩相若。

¹⁸ 合法和非法博彩市场的增长率是以▲合法和非法博彩市场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合计。市场增长率的详细计算方法，请参考附件 1。

¹⁹ 增速达 81%。排除香港的平均增长，这一增长率可提高到 100% 以上，相当于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及南非非法博彩市场增长的平均值，两倍于这些管辖区合法博彩市场的增长速度。

非法博彩会助长洗黑钱及跨国有组织犯罪

非法博彩一直与有组织犯罪息息相关，²⁰但在街头赌博的时代，非法赌博主要局限于社区或城市之中；而在全球化经济中，非法博彩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基础设施来说至关重要。

原因包括：它极为有利可图；它被广泛而错误地视为无受害人的犯罪，因此执法起诉的压力很小；罚款相对低于其他罪行。

就其本质而言，非法博彩业务属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图 1²¹的金字塔结构反映了，传统的街头博彩公司运营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已被复制，较小的区域在线运营商充当了亚洲最大的灰色市场博彩公司的代理商/中间商，如下图 2 所示。



图 1 -非法博彩的金字塔结构

在如图 1 所示的传统金字塔结构下，非法博彩集团的组织者通过其助理与中间人向金字塔底部的经纪人提供信贷。

²⁰Ferentzy& Turner, 《博彩与有组织罪案-文献综述》，*博彩问题杂志*, 第23期, 2009年6月 (www.camh.net/egambling/issue23/pdfs/07turner.pdf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²¹在这个在美国和亚洲盛行的结构之下，代理人招揽赌徒并从他们输掉的赌注中赚取佣金。赌徒靠从上而下的借贷来赌博。详细研究见 KolemanStrumpf 《非法体育博彩庄家》2003年 (<https://www.unc.edu/~cigar/papers/Bookie4b.pdf>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这些经纪人找到客户，评估他们的信誉并接受他们的投注。投注向金字塔上层传递以规避责任及总体风险，金字塔的每个阶段都会收取相应的佣金。

这一结构现在已经在网络世界中被复制与模拟，如图 2 所示。投注仍然在街道层面进行，但是越来越多的客户可以直接在非法网站进行投注。同样地，管理经纪人的超级代理商与主代理商也会运营他们自己的在线网站。这些区域及国家级网站不仅在相互之间，而且与金字塔上的较大网站进行对冲。金字塔顶端是亚洲最大的灰色市场投注站点，每年接受数十亿美元的赌注。这些网站的流动性非常大，以至于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主要体育博彩网站都会与它们进行对冲。²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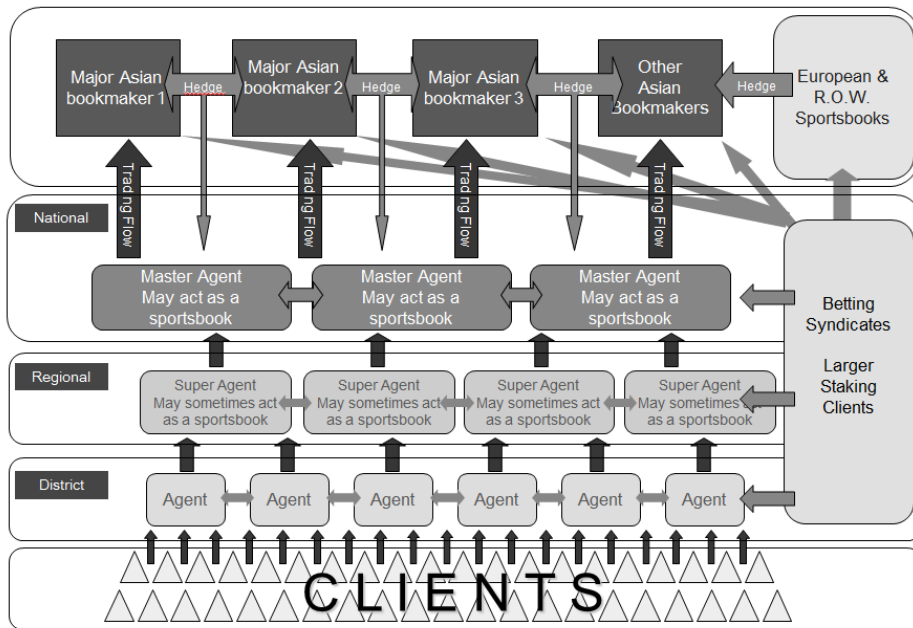


图 2 -亚洲在线博彩市场的金字塔性质

在线投注允许运营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匿名状态，如果当局施加压力的话，他们也能够在迅速将业务从一种监管制度转移到另一种监管制度。建立博彩网站相对便宜及简单，这是为其他犯罪企业提供资金并进行洗黑钱的一种绝佳手段。

²²大卫·福雷斯特，“了解亚洲博彩市场的影响”，国际游戏监管机构协会网络研讨会 (www.iagr.org/membership/webinars 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访问)

以下链接可提供完整演示：

www.igamingbusiness.com/sites/igamingbusiness.com/files/IAGR%20webinar%20formatted.ppt 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访问

因此，跨国有组织犯罪大举参与非法博彩，甚至堪称为“支持大多数其他非法活动的基础”，实在并不足为奇。”²³

在美国，一项对 2014 年非法博彩的联邦定罪进行的分析发现，非法在线博彩（通常是通过哥斯达黎加许可的网站）是非法博彩最常见的形式。包括亚美尼亚权力帮，放逐者摩托俱乐部，纽约与费城科萨诺斯特拉的几个家族，纽约唐人街团伙，俄美有组织犯罪团体以及德克萨斯州甲基苯丙胺贩运集团等的有组织犯罪团体，都将非法博彩作为其广泛的犯罪企业的一部分。²⁴

正如上述文章的作者所指出，这些团体的非法博彩情况特别严重，因为相关利润为其他犯罪活动提供了资金。在所考察的非法博彩案件中，涉及的最大企业都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每个案件平均有 33 人参与其中。在这些案件中被没收的平均金额为每宗 300 万美元，其中一些案件甚至高达 6,800 万美元。²⁵

在欧洲，欧洲刑警组织指出，所有主要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意大利科萨诺斯特拉，Ndrangheta 与 Camorra，中国帮，俄罗斯/格鲁吉亚团体以及来自土耳其、巴尔干半岛与北非的其他组织）均在博彩与体育运动领域开展非法活动。²⁶

例如，警方已经表示，意大利有组织犯罪团体经营着在马耳他（欧洲一个主要的在线博彩天堂）获得许可的博彩网站。²⁷2015 年，警方从 Ndrangheta 手中缴获了 20 亿欧元的资产。专家称该集团是欧洲大部分可卡因贸易的幕后黑手。这些资产包括 82 个赌博网站，该集团通过这些网站清洗了巨额资金。²⁸

²³L·穆迪，有组织犯罪科。非法赌博，论文于 2002 年 3 月 8 日在埃德蒙顿艾伯塔大学举行的赌博、执法系统问题会议上发表。如各个银行所述，*赌博犯罪与社会*，2017 年

²⁴杰伊·阿巴尼斯，“非法赌博与有组织犯罪 - 2014 年联邦定罪分析”，*有组织犯罪趋势*，2017 年，

(http://jayalbanese.com/yahoo_site_admin/assets/docs/Albanese_ILGB_and_Organized_Crime_TOC_2017_18p.162121941.pdf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²⁵同上

²⁶欧盟委员会/IRIS，前述书籍，13 页（引述欧洲刑警组织）

²⁷欧盟委员会/IRIS，前述书籍，48-49 页

²⁸BBC，意大利警方在扣押 Ndrangheta 黑手党资产 20 亿欧元，2015 年 7 月 22 日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33627093> 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访问)

在马耳他建立网站及获得许可证的便利性，已经使该岛面临诸多批评，指责其没有采取足够措施解决有组织犯罪与腐败问题；²⁹一名正在调查这些关联性的记者在2017年的一次汽车炸弹爆炸中被谋杀。³⁰当马耳他最近将注意力转向这一问题时，其中一名运营商只是将其许可域名转换为另一个博彩避税天堂库拉索岛，并继续其不间断运营。³¹

在亚洲，尽管在线博彩是非法的或几乎在亚洲每个管辖区都受到限制，菲律宾博彩避税天堂仍使得大型的灰色市场网站（许多与有组织犯罪有关）成为区内的“持牌”博彩公司。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禁止本国人投注这些网站。

这些亚洲运营商中的许多运营商与来自马来西亚、台湾、泰国、越南及香港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网络相关联，并与澳门的赌场中介运营商保持联系。尽管澳门庞大的博彩市场是合法的，但它已被有组织犯罪大量渗透。下文第二部分的香港部分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

相关的洗黑钱活动

除了为其他犯罪提供资金外，灰色市场投注还用于清洗犯罪所得。非法博彩在很多方面都是洗黑钱的完美途径，特别是自在线博彩形成热潮以来。专家们认为，每年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收益中有超过 10%，即 1,400 亿美元都以这种方式进行洗黑钱运作。³²

全球有数千家运营商提供体育博彩服务。³³其中许多都没有任何监管机构的许可；超过 80%³⁴的持牌运营商都是由监督松散的投注避税天堂许可的。³⁵由于这些松散的监管制度中存在不透明性，因此很难确定这些运营商的真实身份，³⁶要确定谁拥有未经许可的网站则更加困难。

²⁹蒙特·雷尔，'为什么欧盟对马耳他感到愤怒'，彭博商业周刊，2018年9月11日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8-09-11/why-the-eu-is-furious-with-malta> 于2018年9月21日访问)

³⁰马泰奥·奇维利尼与塞西莉亚·阿尼斯，“马耳他在线赌博如何成为意大利黑手党的自动取款机”，有组织犯罪与腐败报告项目，2018年5月10日 (<https://www.occrp.org/en/thedaphneproject/how-maltese-online-gambling-became-an-atm-for-the-italian-mafia> 于2018年8月29日访问)

³¹马修·维拉，“监管机构调查有组织犯罪联系后，五家意大利赌博公司退出马耳他”，今日马耳他，2018年3月12日 (https://www.maltatoday.com.mt/news/national/85232/malta_gaming_crime_italy_mafia_regulator_probe_licences 于2018年8月29日访问)

³²克里斯蒂安卡尔布与皮姆沃舒恩，国际关系研究与战略研究院，洗黑钱：体育博彩的最新威胁？，IRIS版，2013年

³³同上

³⁴索邦大学/ICSS，前述书籍，第1卷，74页

³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第五次打击非法贸易工作组，“全民自由区”- 自由贸易与经济特区（FTZ&SEZ）国际在线博彩运营商与赌博，2017年3月27日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GOV/PGC/HLRF/TFCIT/RD\(2017\)3&docLanguage=En](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GOV/PGC/HLRF/TFCIT/RD(2017)3&docLanguage=En) 于2018年8月17日访问)

³⁶同上

在线投注对洗黑钱活动有一些的影响。灰色市场与非法运营商的偿付率远高于合法市场，对于某些亚洲博彩公司的VIP客户，偿付率通常为90%至95%甚至更高，³⁷这意味着犯罪分子可以低成本清洗犯罪所得。使用匿名电子支付处理器向灰色市场投注网站存放脏钱，以高偿付率下注，然后作为干净的资金撤回。

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体采用的更先进的方法是建立并控制博彩网站。在赌博避税天堂，一个据称合法的、经许可的网站能够毫不费力地以低成本轻松创建，无须检查所有者的身份。犯罪收益可以注入到运营之中，其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

38

解决这个问题存在相当大的监管与技术挑战。在大多数国家/地区，通过离岸投注网站进行投注并非违法行为，而且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术、网络与法证技能来识别、指控及定罪此类罪犯。

在线非法博彩的跨国性质（例如马来西亚的犯罪集团可能在台湾经营网站，在菲律宾持有许可证，并接收中国大陆的客户）也使得我们极难确定犯罪发生在哪一个管辖范围之内。

对于监管良好的合法博彩运营商而言，洗黑钱也是一个问题。但至关重要的是，与非法运营商不同，这些运营商遵守当地及国际反洗黑钱（AML）法规。即使在英国³⁹与澳大利亚，⁴⁰一些最知名及运营良好的上市合法博彩公司也曾经收到监管机构对其不遵守AML的巨额罚款。那么，想象一下，在没有任何AML要求的情况下，非法运营商洗黑钱的规模将会如何庞大。

与非法博彩及有组织犯罪有关的洗黑钱活动，对于专责小组考察的每个管辖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各有关当局也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打击它。

³⁷欧盟委员会/IRIS，前述书籍，29页

³⁸同上

³⁹英国博彩委员会，'威廉希尔因系统性社会责任与违规洗黑钱将支付620万英镑的罚款'，2018年2月20日（<http://www.gamblingcommission.gov.uk/news-action-and-statistics/news/2018/William-Hill-to-pay-6.2m-penalty-package.aspx>于2018年8月1日访问）

⁴⁰彼得瑞安，'Tabcorp因违反洗黑钱、恐怖主义融资法而被罚款4,500万美元'，ABC，2017年3月16日（[http://www.abc.net.au/news/2017-03-16/tabcorp-fined-\\$45-million-for-breaching-money-laundering-laws/8360164](http://www.abc.net.au/news/2017-03-16/tabcorp-fined-$45-million-for-breaching-money-laundering-laws/8360164)于2018年8月3日访问）

最明显的行动来自澳大利亚的黑色经济特别工作组报告，其中指出：

“不受监管的博彩提供者的许多代理都存在明显违反联邦及州立法的行为，包括反洗钱法……我们建议政府研究如何进一步利用现行法律，包括反洗钱法规……打击非法博彩。”⁴¹

换言之，洗钱与非法博彩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应该全力应对。

非法博彩会威胁体育的诚信度

体育与博彩的全球化，以及灰色市场与非法博彩运营商的崛起，是体育腐败的温床。操纵比赛者知道领先的亚洲非法及灰色市场博彩公司通常会接受大额赌注（即使是最不明朗的体育赛事），因此可以安全地安排操控行为。

与合法运营商不同，非法及灰色市场运营商不会将有关可疑投注模式的信息告知执法或体育管理机构，也不会与他们合作。在某些情况下，非法博彩公司及/或其员工不仅对操纵比赛的情况视而不见，而且还会积极参与其中。

体育操纵具有巨大的社会及经济影响，如果不停止，就会导致腐败的恶性循环，如图 1 所示。

即使确定了操纵比赛的情况，定罪所需的证据权重也往往过高。很少有管辖区制定了针对假球的具体立法，因此操纵比赛者通常只会受到一般腐败或贿赂立法的指控，这可能使定罪更加困难，也无法阻止其他人继续进行违法行为。不受管制的博彩运营商不会通过协助体育管理机构来支持体育诚信工作，非法博彩公司也会积极参与操纵比赛。这减少了诚信计划的资金来源，加剧了恶性循环。

⁴¹黑色经济行动组，2017 年最终报告（https://static.treasury.gov.au/uploads/sites/1/2018/05/Black-Economy-Taskforce_Final-Report.pdf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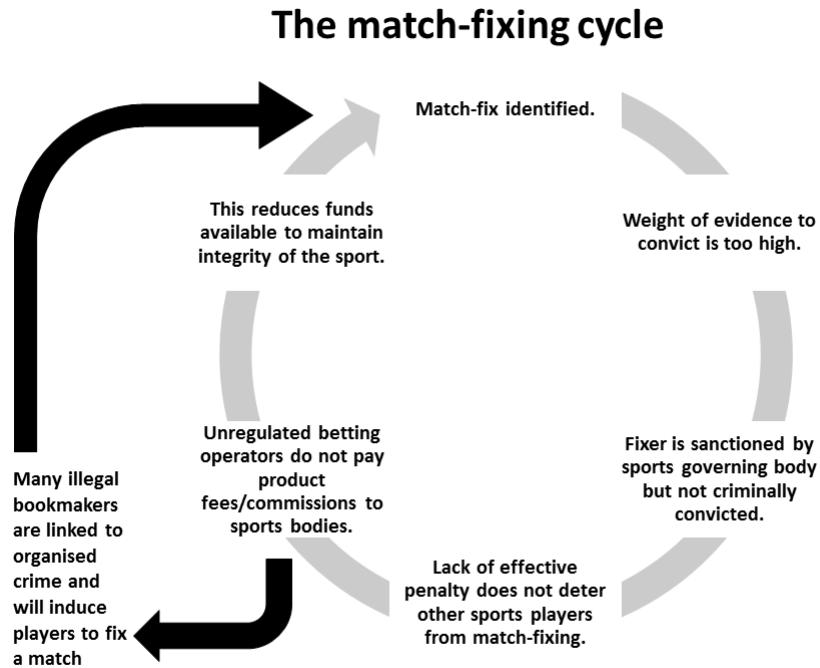


图 3—操纵比赛恶性循环

在白皮书考察的每个管辖区，都发现了由于非法博彩而导致的体育腐败现象。非法博彩对于操纵比赛者而言比合法博彩更具吸引力，因为它通常提供更多的市场及体育赛事，并且可以在不引人怀疑下接受更大的投注。非法运营商也不会遵循体育诚信度的最佳做法，例如警告管理机构可疑投注的情况或与执法部门共享数据。

非法博彩相关的操纵比赛在每个管辖区的每个层级都是一种威胁。对比赛造假施加严格的刑事处罚以及例如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等地方推行的良好诚信与教育计划等，可以帮助防范这种威胁，但它仍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存在。

对于亚洲非法博彩公司而言，即使是最不明朗的体育赛事，大量流动资金也意味着可以用小额支出获得巨额利润。下文第二部分详述的例子也说明了比赛造假是如何大范围地安排比赛的，不仅涵盖了机会主义和业余行为，而且包括涉及多个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体且高度复杂的阴谋。

非法博彩会导致赌博失调及相关的社会问题

不少研究已经确认了沉迷赌博与赌博失调之间的联系。较少的研究将非法博彩与合法博彩与赌博失调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但越来越多的学术证据表明，非法博彩在这赌博失调方面比合法博彩更加严重，并且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有证据表明这一事实可以追溯到 20 年前。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美国纽约及密西西比州进行的研究发现，沉迷赌博者更有可能参与非法博彩活动。⁴²⁴³2001 年在瑞典，有研究观察到了同样的结果。⁴⁴2005 年，荷兰的一项研究显示，5.9%的非法博彩者都是沉迷赌徒，相比之下只有 0.8%的沉迷赌徒不会参与非法博彩活动。⁴⁵

2011 年一项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及美国等 13 个欧洲国家开展的广泛研究也发现，非法博彩是与问题赌博联系最紧密的投注形式之一，并指出这些人“对赌博非常感兴趣，他们不满足于普通博彩市场的选择，并被特别的、复杂的、有时是半专业的高风险赌博所吸引，即使这种高风险赌博是非法的。”⁴⁶

为什么非法博彩会助长赌博失调？其实很容易理解：它们与合法博彩运营商不同。后者往往会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提供产品，并且在许可条件下，积极寻求通过负责的博彩举措来减轻赌博的负面影响，⁴⁷但非法博彩运营商一般没有这样的保障措施，甚至会积极鼓励客户成为问题赌徒。

事实上，鼓励沉迷赌博对非法博彩运营商而言是有利的，最终会带来更大的利润。其中一种方式是为客户提供信贷，鼓励强制性投注，这些都加剧了赌博失调的发生。

⁴²瑞秋·A·沃尔伯格，“纽约的博彩与问题赌博：一项为期 10 年的重复性调查，1986 年至 1996 年”

([https://gaming.ny.gov/gaming/20140409forum/Other%20Materials/Gemini%20Research,%20New%20York%20Gaming%20Replication%20\(1996\).pdf](https://gaming.ny.gov/gaming/20140409forum/Other%20Materials/Gemini%20Research,%20New%20York%20Gaming%20Replication%20(1996).pdf)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⁴³瑞秋·A·沃尔伯格，“密西西比的博彩与问题赌博” 1997 年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7.9659&rep=rep1&type=pdf>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⁴⁴Volberg, R. A., Abbott, M. W., Rönnerberg, S. and Munck, I. M. (2001), 「瑞典病态赌博的流行和风险」,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04: 250-256. (doi:10.1111/j.1600-0447.2001.00336.x 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访问)

⁴⁵德布鲁因 D, 梅赫曼 C, 林德斯 F, 布拉姆 R (2005 年) *Verslinderdaanmeerdaneenspel: Eenonderzoeknaar de aardenomvang van kansspelproblematiek in Nederland*. Utrecht: WODC/CVO. <http://www.lexandgaming.eu/nl/wp-content/uploads/2015/01/Verslinderd-aan-meer-dan-een-spel.pdf>. Accessed 11 May 2017.

⁴⁶宾德 P (2011)。什么是最有害的赌博形式？分析问题赌博流行率调查。公共部门研究中心 (CEFOS) 工作文件 12. http://www.utbildning.gu.se/digitalAssets/1327/1327132_cefos-wp12.pdf. 于 2017 年 5 月 9 日访问

⁴⁷Blaszczynski 等人，“基于科学的负责任博彩框架：里诺模型”，*博彩研究期刊*，2004 年

([https://www.gaming.ny.gov/gaming/20140409forum/Nelson%20\(Harvard%20Medical%20School\)/Applicant%20Provided%20Material/Blaszczynski%20et%20al.%20Science-Based%20Framework%20for%20Responsible%20Gambling%20-%20The%20Reno%20Model,%20Journal%20of%20Gambling%20Studies,%2020\(3\),%20301-317%20\(2004\).pdf](https://www.gaming.ny.gov/gaming/20140409forum/Nelson%20(Harvard%20Medical%20School)/Applicant%20Provided%20Material/Blaszczynski%20et%20al.%20Science-Based%20Framework%20for%20Responsible%20Gambling%20-%20The%20Reno%20Model,%20Journal%20of%20Gambling%20Studies,%2020(3),%20301-317%20(2004).pdf) 于 2017 年 7 月 30 日访问)

非法博彩运营商也不遵守有关允许投注产品类型、最大投注限制以及广告与营销限制的法规。他们可以自由使用所有广告及营销策略与技巧，促使博彩者进行投注。

结果显示，在通过非法渠道下注的人群中，赌博失调的发生频率更高。非法与合法模式之间的这种对比是一种相对较新且很少探索的研究途径，但在所考察的每个管辖区都发现了支持这种情况的证据。所考察的四个管辖区（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及香港）的证据确凿无疑：与合法投注者相比，非法投注者更有可能面临风险、中等风险或成为问题赌徒，并且不太可能成为无问题的博彩者。该数据总结如下表 2 所示：

管辖区	非问题博彩者%		面临风险、中等风险或成为问题赌徒%	
	合法投注者	非法/离岸投注者	合法投注者	非法/离岸投注者
澳大利亚 ⁴⁸	40.3	21.5	59.7	78.5
新西兰 ⁴⁹	76.8	68.8	23.2	31.2
新加坡	无数据 ⁵⁰			
南非 ⁵¹				30.4
韩国 ⁵²	83.7	64.7	16.3	35.3
香港 ⁵³	62	28	39	73

表 2—合法投注者与非法投注者

这应该引起政府及监管机构的关注，因为多项全球研究表明，问题赌博在精神上于经济上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 不仅是对赌徒自己，而且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成员及整个社会。⁵⁴⁵⁵

因此，非法博彩运营商将社会成本（直接和间接）强加于社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博彩避税天堂（如哥斯达黎加和菲律宾）并不允许本国人在网上下注，但很乐意将社会成本外包给其他管辖区。

⁴⁸PGSI 量表，2012 年调查 - 来自根斯波利等人，2017，前述书籍

⁴⁹PGSI 量表，2012 年调查 - 来自 AUT2015 年新西兰人研究的离岸博彩，前述书籍。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百分比仅指赛马及体育博彩的投注者，而不包括扑克、赌场或其他形式的博彩，并且仅对在线离岸与在线 NZ TAB 进行比较。

⁵⁰新加坡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最终将投注频率与赌博失调的发生联系起来。

⁵¹根据 IPSOS 调查，2016 年 NGB 的南非非法及在线赌博的社会经济影响表明，非法博彩者种的问题赌博情况占 30.4%，并且表明这远远高于不是非法博彩者的群体，但因无法获得原始调查数据，所以还不知道它基于何种量表。

⁵²基于 DSM-IV 的量表 (K-NODS)，来自 Chongbuk 大学 2016，前述书籍

⁵³ PGSI 量表，2015 调查 - 来自泰斯勒等人，2017，前述书籍

⁵⁴鲁斯格兰特·卡里舒克，纳丁·诺瓦茨基，凯莉·卡德维尔，科特·克莱恩及杰森·索洛沃尼克（2006）问题赌博及其对家庭的影响：文献综述，国际博彩研究，6: 1,31-60, DOI: 10.1080/14459790600644176

⁵⁵ N 国家研究理事会，1999。病理性赌博：批评性评论。华盛顿特区：国家学院出版社。https://doi.org/10.17226/6329.

第二部分：按管辖区进行的非法博彩研究

本节按照管辖区详细总结了非法博彩的影响。第一部分详述的与非法博彩相关的关键事实在所考察的每个管辖区均予以注明。

澳大利亚

在六个研究地区中，澳大利亚在意识到非法博彩及其相关负面影响，以及制定打击措施等多个层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在主要的联邦法例 - 《互动博彩法（2001 年）》下，博彩活动在联邦及州层面都是受到监管的。⁵⁶鉴于在线博彩热潮引起的行业变化，当局通过了《互动博彩修正法案（2017 年）》来加强应对。⁵⁷

澳大利亚的博彩运营商必须获得许可，并且有多项法规可以将赌博的损害降至最低，例如对广告的限制。2016 年修正案还禁止信贷投注。合法运营商必须支付产品费用并与体育及赛马机构签订诚信协议，从而支持其业务所依赖的行业。^{58,59}

虽然负责的博彩运营商都遵守这些规定，但非法运营商仍继续瞄准澳大利亚市场。2016 年，非法博彩的利润估计超过 10 亿澳元（7.8 亿美元）。⁶⁰增长速度超过合法市场（复合年增长率为 4.3%，相比之下合法市场为 3.2%），这些非法利润预计到 2020 年将会倍增。

⁵⁶联邦立法登记册，*互动博彩法*，2001 年（<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7C00291>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⁵⁷联邦立法登记册，*互动博彩修正法*，2017 年（<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7A00085>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⁵⁸澳大利亚通信与媒体管理局，*互动博彩法改革*（<https://www.acma.gov.au/Industry/Internet/Internet-content/Interactive-gambling/interactive-gambling-act-reforms>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⁵⁹杰米·内特尔顿，杰西卡·阿齐兹，“想要澳大利亚在线投注许可吗？这是你需要知道的”，2014 年 12 月 20 日（http://www.addisonslawyers.com.au/knowledge/So_you_want_an_Australian_Online_Wagering_Licence_This_is_what_you_need_to_know711.aspx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⁶⁰根据以下估计：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调查报告-博彩（2010）（<http://www.pc.gov.au/inquiries/completed/gambling-2010/report>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宽频、通讯与数字经济部，“2001 年互动博彩法评论”（<https://www.communications.gov.au/publications/final-report-review-interactive-gambling-act-2001>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澳大利亚联邦，*非法离岸投资评论*，2015（https://www.dss.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04_2016/review_of_illegal_offshore_wagering_18_december_2015.pdf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Sportsbet 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 2015 年非法离岸投资影响评论的报告（<https://engage.dss.gov.au/wp-content/uploads/2015/12/Sportsbets-Submission-to-the-Review-of-the-Impact-of-Illegal-Offshore-Wagering.pdf>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由于非法运营商不缴纳税款，估计政府每年损失相当于 2.73 亿美元。⁶¹ “互动博彩修正案”旨在减缓或制止这个快速增长的非法市场。

澳大利亚当局深明非法博彩、洗黑钱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正在采取具体步骤来防止这种情况。

自 2010 年以来，澳大利亚刑事情报委员会（ACIC）一直在监督与非法博彩相关的洗黑钱及体育诚信事务，并于 2016 年启动了一个项目，以审查澳大利亚与离岸投注运营商的犯罪联系。该项目发现，这些联系已经建立并得到加强，离岸投注促进了洗黑钱活动，犯罪分子通过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国内及海外代理商与这些平台互动。⁶²

ACIC 在其有关有组织犯罪的最新报告中指出，洗黑钱是“澳大利亚的主要风险”以及“几乎所有严重有组织犯罪的共同要素”，并指出几个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体是在线博彩公司的直接所有者。⁶³

澳大利亚的黑色经济行动组也注意到非法博彩与相关的洗黑钱如何贡献了该国 500 亿澳元的黑色经济，即税收与监管体系以外的经济活动。⁶⁴该行动组的最终报告强调了非法博彩交易平台 Citibet 的情况。Citibet 对澳大利亚赛马进行了大量投注，并被认为与亚洲有组织犯罪有关。

令人鼓舞的是，在对行动组报告的回应中，⁶⁵澳大利亚政府原则上同意行动组关于处理非法博彩的所有五项建议。其中包括：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阻止提供非法博彩的离岸网站；鼓励银行防止网站交易；将不受管制的投注与合法活动分开；分析投注数据以寻找潜在的犯罪网络；以及防止投注被用于隐藏逃税与洗黑钱活动。主席迈克尔·安德鲁将领导一个专责小组落实政府的回应措施。

⁶¹有关方法，请参见下文附件 1

⁶²澳大利亚联邦，澳大利亚体育诚信安排审查报告，2018 年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63FoA5D7BDA5A0B5CA2582CF0005E6F9/\\$File/H-EALTH-RASIA-Report-Acc.pdf](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63FoA5D7BDA5A0B5CA2582CF0005E6F9/$File/H-EALTH-RASIA-Report-Acc.pdf)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⁶³澳大利亚刑事情报委员会，2017 年澳大利亚有组织犯罪

(https://www.acic.gov.au/sites/g/files/net1491/f/2017/08/oca_2017_230817_1830.pdf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⁶⁴黑色经济行动组，最终报告，2017 (<https://static.treasury.gov.au/uploads/sites/1/2018/05/Black-Economy-Taskforce-Final-Report.pdf>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⁶⁵澳大利亚政府对 2018 年 5 月 8 日“黑色经济行动组最终报告”的回应

(<https://static.treasury.gov.au/uploads/sites/1/2018/05/Government-response-final.pdf>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最后，作为国际合作以解决非法博彩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一个范例，澳大利亚的专业知识帮助 **FBI** 摧毁了一个在澳大利亚、美国与加拿大运营的国际非法博彩、洗黑钱以及毒品交易集团。集团的头目建立并管理了数百万美元的国际赌博业务，并将所得款项用于贩毒，二十一家联营公司确认有罪。量刑法官宣称犯罪集团的活动是“难以置信的”及“令人震惊的”。⁶⁶

作为一个以体育文化而闻名的国家，非法博彩对澳大利亚体育及赛马诚信度的威胁是一个主要问题。澳大利亚再次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例如，在赛马比赛中，上面提到的非法博彩交易平台 **Citibet** 从澳大利亚赛马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Citibet** 每场比赛的平均营业额与行业每场比赛的平均奖金相当。另外，由于可以在 **Citibet** 上，投注者可以投注马匹是否输掉比赛，这引发了明显的诚信度关注。

在体育方面，有两个例子突出了非法与合法运营商在博彩相关的体育腐败方面的对比。

南方之星足球比赛打假球丑闻是一项跨国计划，涉及一个位于匈牙利及马来西亚的赌博集团，来自澳大利亚与英国的球员与教练，以及马来西亚的中间人。

球员们被操纵比赛者收买，获承诺可以通过足球谋生，并被指示遵照由中间人决定的预先得分。虽然当局收到线报，得知亚洲灰色市场网站上有可疑的投注模式，但操纵比赛者估计当时已经获得 200 万美元利润。⁶⁷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澳洲二级超级足球联赛中显示了在不明朗的赛事中，也可以巨额投注。

四名球员承认有罪并被罚款，教练被判入狱四个月，中间人被判三年徒刑（两年缓刑），并被驱逐出境。⁶⁸

⁶⁶ FBI, '摧毁的国际刑事企业', 2018年5月3日, (<https://www.fbi.gov/news/stories/california-man-sentenced-for-running-drug-trafficking-and-gambling-organization-050318> 于2018年8月1日访问)

⁶⁷ 尼克麦肯齐, 尼诺布奇, 理查德贝克尔, “披露: 国际巨头在足球博彩中发号施令” 悉尼先驱晨报 2013年9月16日 (<https://www.smh.com.au/sport/soccer/revealed-the-international-mr-big-calling-the-shots-in-football-betting-20130915-2tswu.html> 于2018年8月16日访问)

⁶⁸ 萨曼莎布里克内尔, “澳大利亚体育的腐败”, 犯罪与刑事司法的趋势与问题, 第490号, 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2015年 (<https://aic.gov.au/publications/tandi/tandi490> 于2018年8月1日访问)

相比之下，最近的一宗案件涉及前澳大利亚公开赛男子网球冠军奥利弗安德森，他因投注目的而故意输掉一盘。在这种情况下，合法博彩公司 Crownbet 向警方报告了可疑的投注，⁶⁹该案件强调了受良好监管的运营商如何与管理机构合作。

来自悉尼大学赌博治疗与研究诊所 2017 年的研究显示了非法博彩与问题赌博之间的联系。这项研究发现，使用非法离岸网站的投注者很可能会参与几乎所有形式的博彩活动，并且更频繁和投入更多时间，⁷⁰从而使自己面临患上赌博失调的风险。

与合法投注者相比，非法离岸博彩者也更有可能面临成为中度风险或问题赌徒⁷¹（55.5%比 34.1%）。与非法投注者相比，合法投注者更有可能不会成为问题赌徒（合法 40.3%比非法 21.5%）。⁷²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通过国内许可的网站进行博彩发生赌博相关问题的程度较低。监管机构需要采取行动，以减少离岸博彩网站的可用性及使用。”⁷³

问题赌博的社会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所强调。在澳大利亚，大约 80-85% 的社会问题与沉迷赌博有关。问题赌徒会对包括家人、朋友及雇主在内的 5-10 人产生负面影响；平均每年损失 21,000 澳元；离婚的可能性是非赌徒的六倍；患酗酒的可能性是其四倍；更有可能犯罪；他们的孩子成为问题赌徒的可能性高达 10 倍。

据估计，澳大利亚每年因此而产生的的社会成本至少为 47 亿澳元（35 亿美元）。

74

⁶⁹尼诺·布奇，“前青少年网球冠军奥利弗·安德森在对”假球“表示认罪后避免被定罪，悉尼先驱晨报，2017年5月23日（<https://www.smh.com.au/national/former-junior-tennis-champion-oliver-anderson-avoids-conviction-after-pleading-guilty-to-matchfixing-20170523-gwavu5.html>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⁷⁰根斯波利 S，拉塞尔 A，Hing N 以及 Blaszczyński A（2017）。消费者对离岸在线赌博网站的参与及认知。新媒体与社会。<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461444817738783>

⁷¹在 2001 年 PGSI 指数中被评为 3 分或以上（Ferris & Wynne, 2001）

⁷²根斯波利等人，2017，前述书籍

⁷³同上

⁷⁴社会服务部，“关于赌博的事实”（<https://www.dss.gov.au/communities-and-vulnerable-people/programs-services/gambling/the-facts-about-gambling>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新西兰

在新西兰，除了根据《博彩法案（2003）》授权的赌博之外，其他所有投注都是非法的。新西兰赛马会通过 **NZ TAB** 提供体育及赛马投注服务。然而，法律的漏洞允许离岸在线运营商以新西兰投注者为目标而不受任何惩罚。⁷⁵与 **TAB** 不同，这些经营者不向新西兰财政部门缴税，也不缴纳产品、诚信或社会责任费。**TAB** 则会先将税后及扣除成本之后的投注利润用于赛马与体育运动。⁷⁶

最近，新西兰已经采取措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赛马修正案（2017 年）》提议向针对新西兰客户的海外运营商征收信息费及消费税。⁷⁷

2017 年，新西兰投注者的离岸利润估计为 3,200 万美元。这个市场增长率⁷⁸意味着到 2020 年，新西兰居民向海外运营商投注的数量可能达到合法客户群的一半。⁷⁹由于离岸运营商不缴纳税款，政府估计将损失相当于 6,000 万美元的收入。⁸⁰

政府已经注意到离岸投注对洗黑钱及有组织犯罪的促进作用，并估计每年有 13.5 亿新西兰元的犯罪所得被清洗。

根据新西兰政府的《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修正法案（2017）》，新西兰赛马会将遵照 2019 年 8 月 1 日颁布的最严格的反洗黑钱措施。⁸¹但是，这项法律当然不会影响新西兰国民向离岸运营商下注的巨额资金，估计 2018 年将达到 8.8 亿新西兰元。这突显了非法及离岸运营商与合法博彩公司相比的优势：新西兰赛马会必须在合规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其离岸竞争对手则不会受到影响。

⁷⁵内政部，监管影响声明：离岸赛马与体育博彩（[https://www.dia.govt.nz/diawebsite.nsf/Files/Racing-Amendment-Bill-Regulatory-Impact-Statement/\\$file/Regulatory-Impact-Statement-Offshore-racing-and-sports-betting.pdf](https://www.dia.govt.nz/diawebsite.nsf/Files/Racing-Amendment-Bill-Regulatory-Impact-Statement/$file/Regulatory-Impact-Statement-Offshore-racing-and-sports-betting.pdf)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⁷⁶新西兰赛马协会，'关于我们'（<https://nzcrcingboard.co.nz/about-nzrb>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⁷⁷资料来源：内政部，赛马修正法案，2017 年 8 月（[https://www.dia.govt.nz/diawebsite.nsf/Files/Racing-Amendment-Bill/\\$file/Racing-Amendment-Bill.pdf](https://www.dia.govt.nz/diawebsite.nsf/Files/Racing-Amendment-Bill/$file/Racing-Amendment-Bill.pdf)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⁷⁸方法见附件 1

⁷⁹离岸赛马与体育博彩工作组，最终报告，2015 年 10 月（<http://www.beehive.govt.nz/sites/default/files/Working%20Group%20-%20Final%20Report%20October%202015.pdf>）

⁸⁰有关完整方法，请参见各国报告

⁸¹新西兰司法部，“解决洗黑钱与恐怖主义融资问题”（<https://www.justice.govt.nz/justice-sector-policy/key-initiatives/aml-cft/> 于 2018 年 8 月 2 日访问）。

在体育诚信方面，新西兰是最佳实践的一个好示例 - 操纵比赛可被判处七年徒刑。但是，新西兰仍然受到与投注相关的体育腐败的威胁。在赛马方面，如同上文有关澳大利亚的讨论，非法博彩交易平台 Citibet 也提供新西兰马匹、马具及赛狗比赛的市场。

在新西兰，与非法博彩相关的跨国体育腐败的例子之一，是新西兰一位著名板球运动员卢文森特承认在几个国家的数十场比赛中打假球，随后被终身禁赛。⁸²唆使他这么做的是一个为印度非法博彩集团工作的操纵比赛者。⁸³⁸⁴

新西兰运动员通常收入不高，因此容易受到操纵比赛者的影响，而且其时区也适合亚洲投注者。⁸⁵2017年8月，在新西兰羽毛球公开赛上，一名球员举报有操纵比赛者接触他，⁸⁶当局由此警觉到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该名球员立即报告了相关情况的举动也体现了体育诚信教育的重要性。

离岸投注在新西兰也被证明会导致更多沉迷赌博以及问题赌博。根据奥克兰大学赌博与成瘾研究中心2015年的报告，新西兰投注者使用离岸网站投注的次数更多，投注金额更大，并且比那些投注于新西兰TAB的博彩者更有可能成为高危或问题赌徒。近三分之一（31%）的离岸博彩者被认定为高度风险、中等风险或成为问题赌徒，而合法投注者则为23%。⁸⁷

政府卫生部与内政部在一些研究中已经注意到沉迷赌博造成的社会影响。简而言之，患有赌博失调的人更有可能与他们周围的人发生争执；他们拥有良好或优秀的整体健康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烟草、酒精与毒品的使用率较高；更有可能患上抑郁或焦虑；并且更有可能从事其他非法活动。⁸⁸

⁸²美联社，“卢文森因打假球而被终身禁赛”，2014年7月1日（<https://www.tvnz.co.nz/one-news/sport/cricket/lou-vincent-receives-life-ban-for-match-fixing-6016515> 于2018年8月1日访问）

⁸³Sagnik Chowdhury, 'SonuJalan: 骗子与豪客', 孟买镜报, 2018年6月10日

（<https://mumbaimirror.indiatimes.com/others/sunday-read/sonu-jalan-hustler-and-high-roller/articleshow/64525889.cms> 于2018年8月1日访问）

⁸⁴埃德霍金斯, '卢文森特忏悔在板球赛上打假球, 采用不当手段的新西兰人表示亚洲博彩公司操纵了英国郡比赛', 每日邮报, 2014年5月15日（<http://www.dailymail.co.uk/sport/cricket/article-2629678/How-Asian-bookies-fixed-county-cricket-Former-New-Zealand-batsman-Lou-Vincents-allegations-corruption-England-revealed.html> 于2018年8月1日访问）

⁸⁵肖恩考利肖, '新西兰国际足联新的比赛裁判涉嫌打假球', 新闻室, 2017年4月24日,

（<https://www.newsroom.co.nz/2017/04/23/19754/nzs-new-fifa-judge-on-match-fixing#> 于2018年8月16日访问）

⁸⁶利亚姆海斯洛普, '打假球提议在新西兰羽毛球公开赛中遭到拒绝', *stuff.co.nz* 网站, 2017年8月7日

（<https://www.stuff.co.nz/sport/other-sports/95543913/matchfixing-approach-rebuffed-at-new-zealand-badminton-open> 于2018年8月1日访问）

⁸⁷奥克兰大学赌博与成瘾研究中心, 新西兰人的离岸博彩研究, 2015年9月

https://www.health.govt.nz/system/files/documents/pages/offshore_gambling_study-final_report.pdf

⁸⁸赌博与成瘾研究中心, 国家博彩研究, 2012

https://www.health.govt.nz/system/files/documents/pages/national_gambling_study_report_2.pdf

赌博与成瘾研究中心, 衡量新西兰赌博的危害与负担, 2017年5月, <https://www.health.govt.nz/publication/measuring-burden-gambling-harm-new-zealand>

新加坡

新加坡的合法投注运营商是新加坡博彩公司（提供彩票、足球与一级方程式投注）以及新加坡赛马俱乐部与新加坡赛马博彩管理局（赛马投注）。所有其他运营商接受新加坡客户的投注都是非法的。

《远程博彩法案（2014 年）》规定，离岸投注经营者如接受新加坡客户投注，以及新加坡人向离岸投注经营者进行投注均为违法行为。自 2016 年以来，新加坡博彩公司及赛马俱乐部已获授权提供在线投注，以通过合法渠道转移在线投注需求。

这些法律是必要的，因为新加坡的非法市场非常庞大：2015 年非法博彩的利润估计为 4.61 亿新元（3.36 亿美元），⁸⁹超过总市场的三分之一。这个非法市场的增长速度是合法市场的两倍多（复合年增长率为 8.6%，而合法市场只有 3.5%），政府损失的税收收入相当于 5.48 亿美元。⁹⁰

《远程博彩法案》还赋予政府阻止访问网站与支付交易的权力。内政部表示，它已经封锁了 800 多个非法博彩运营商使用的网站以及 200 多个银行账户。⁹¹但鉴于这些网站的数量激增以及建立新网站非常方便，该法案对这个庞大的非法博彩市场的全面影响仍有待观察。

最近的另一项法律《有组织犯罪法（2015 年）》确认了非法博彩本质上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企业，并赋予当局更多权力来打击这些活动。2018 年 6 月一名男子承认一家运营多个网站的非法离岸集团收集赌注并寻找投注者，这是首次有人因这项法案而被定罪。案件中，仅仅一个网站六个月的营业额就超过 2,600 万新元（1,900 万美元）。⁹²

自 2016 年受到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批评以来，新加坡正在努力改善其反洗钱政策。⁹³FATF 强调了跨国威胁及新加坡独有的一些脆弱性，例如可以轻易建立公司，以及新加坡非常靠近高风险洗钱管辖区。⁹⁴这对打击非法博彩尤其

新西兰内政部，问题赌博 - 简要总结，2008。

[https://www.dia.govt.nz/pubforms.nsf/URL/ProblemGamblingFactsFinal.pdf/\\$file/ProblemGamblingFactsFinal.pdf](https://www.dia.govt.nz/pubforms.nsf/URL/ProblemGamblingFactsFinal.pdf/$file/ProblemGamblingFactsFinal.pdf)

⁸⁹方法见附件 1

⁹⁰有关方法，请参见各国报告

⁹¹Ng Keng Gene, '警方加强行动，遏制世界杯非法赌博'，*海峡时报*，2018 年 6 月 15 日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police-step-up-action-to-curb-illegal-world-cup-gambling>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⁹²Shaffiq Idris Alkhatib, “有组织犯罪法案下的第一次认罪”，*海峡时报*

⁹³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反洗钱/打击恐怖主义融资”（<http://www.mas.gov.sg/Regulations-and-Financial-Stability/Anti-Money-Laundering-Countering-the-Financing-of-Terrorism-And-Targeted-Financial-Sanctions/Anti-Money-Laundering-and-Countering-the-Financing-of-Terrorism.aspx> 于 2018 年 8 月 2 日访问）

⁹⁴彭博社，“FATF 表示，新加坡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打击洗钱活动”，2016 年 9 月 27 日

（<https://www.scmp.com/business/banking-finance/article/2023038/singapore-can-do-more-combat-money-laundering-says-fatf> 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访问）

重要，因为许多大型灰色市场及非法亚洲博彩网站被认为与马来西亚境内的有组织犯罪人物有关。

然而，因为这些与非法博彩及打假球相关联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新加坡的国际声誉已经受到了巨大打击。在赛马方面，非法博彩交易平台 **Citibet** 在新加坡的比赛中投入巨额资金：估计每年达 8 亿新元。⁹⁵**Citibet** 每次新加坡比赛的平均营业额超过 60 万美元，几乎是每场比赛平均奖金的 10 倍，这为参与者提供了明显的贪腐诱因。

在其他运动中，自 **Wilson Raj Perumal** 及 **Dan Tan SeetEng** 的全球操纵比赛网络被揭发后（他们通过独立及跨国犯罪团体在世界各地操纵足球比赛），新加坡已经成为操纵比赛的代名词。⁹⁶

他们与有组织的犯罪分子合作，包括但不限于意大利、巴尔干、东欧与非洲的犯罪分子，并利用中国中介向亚洲网站下注。许多人认为 **Tan**、**Perumal** 以及新加坡集团的其他成员只是被利用的工具，真正的主谋是中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根据这一理论，由于新加坡的犯罪分子能说流利的英语及拥有可靠的护照，加上新加坡远没有中国那么腐败，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比中国同行更容易在国际上从事不法活动。⁹⁷

新加坡在体育诚信方面的努力得到了一些人的称赞，⁹⁸但非法博彩与假球导致的声誉受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得以弥补。

⁹⁵基于动态数据集的估算，这些数据来自 **Citibet** 博彩产品，涵盖新加坡各项赛马活动，时间是 2016 年第四季度，为期一个月。

⁹⁶**Wilson Raj Perumal** 等人，“**Kelong Kings**：世界上盈利最丰厚的操纵比赛者的自白”，2014，

⁹⁷《第一邮报》，'Wilson Raj Perumal，世界上盈利最丰厚的操纵比赛罪犯'，2013 年 2 月 5 日

（<https://www.firstpost.com/sports/wilson-raj-perumal-the-worlds-most-prolific-criminal-match-fixer-614381.html> 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访问）

⁹⁸**Alvin Chia**，'对操纵比赛加以控制，新加坡可以帮助区域发展'，*海峡时报*，2016 年 11 月 8 日，

（<https://www.straittimes.com/sport/football/football-match-fixing-under-control-so-singapore-can-help-region>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关于非法博彩对问题赌博的影响，全国委员会于 2014 年发布的问题赌博报告发现，新加坡非法投注者自我控制能力较合法投注者差三倍，其投注时间、花费的资金也高于合法投注者，并且往往超出他们原先的计划。⁹⁹这将使非法投注者比合法投注者更有可能出现问题赌博的情况。¹⁰⁰

同一篇报道发现，新加坡的病理性赌徒¹⁰¹与非病理性赌徒相比，他们更有可能经历负面的家庭关系：75%比 2%。只有 50%的病理性赌徒对他们的家庭生活感到满意，相比之下，非病理性赌徒对家庭生活感到满意的则高达 88%。¹⁰²问题赌徒更容易罹患焦虑、人格障碍及自杀倾向，而他们的家庭则会遭受情绪与经济困境。¹⁰³¹⁰⁴

⁹⁹全国问题赌博委员会，新加坡居民参与博彩活动调查报告，2014 年 2 月 5 日

(https://www.ncpg.org.sg/en/pdf/2014%20NCPG%20Gambling%20Participation%20Survey_FINAL.pdf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⁰⁰同上

¹⁰¹基于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APA) 编制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的诊断标准，第四版 (DSM-IV)。

¹⁰²全国问题赌博委员会，新加坡居民参与博彩活动调查报告，2014 年 2 月 5 日

(https://www.ncpg.org.sg/en/pdf/2014%20NCPG%20Gambling%20Participation%20Survey_FINAL.pdf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⁰³Teo 等人，“社区成瘾计划转介的 150 名病理性赌徒之病理学与临床特征”，Annals 医学院，2007

(<http://annals.edu.sg/PDF/36VolNo3Mar2007/V36N3p165.pdf>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⁰⁴全国问题赌博委员会，'后果是什么？'

(<https://www.ncpg.org.sg/en/Pages/LearnAboutProblemGambling.aspx?categ=2&article=7>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南非

根据《国家博彩法（2004 年）》，南非注册公司可以获得一些商业在线体育博彩许可证。未经许可的在线投注是非法的，但越来越多离岸运营商瞄准了这一市场。

《国家博彩修正法案（2018 年）》正在编纂中并将呈交国会审议。该修正案建议建立一个具有相当权力的国家博彩监管机构，以打击非法博彩，包括缴获非法奖金，并禁止金融机构处理非法博彩资金。博彩公司还必须就赛马行业的投注支付相关费用。¹⁰⁵

南非的非法市场规模难以评估，但业内人士估计，非法博彩（陆地与网上）每年相当于 1.6 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损失。非法在线博彩的具体影响估计占当中不足约三分之一（4,900 万美元），但国家博彩委员会承认其市场规模可能更大。¹⁰⁶随着全国宽带连接的扩展，非法博彩市场正在快速增长：2007 年至 2016 年非法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是合法市场的两倍多（14.5%比 6.3%）。¹⁰⁷

多个机构已经开始提高对非法博彩、有组织犯罪与洗黑钱之间相互作用的认知，*非洲反洗黑钱期刊*就相关问题对监管机构发出警告。¹⁰⁸国家博彩委员会也意识到这个危机，¹⁰⁹而该国的金融情报中心也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¹¹⁰

持牌投注运营商必须遵守《金融情报中心法》，国家博彩委员会将监督合规情况，但非法运营商可以无视这一要求。诸如《国家博彩修正法案》以及《网络犯罪与网络安全法案（2017 年）》等新法律可能可以加强监管机构对洗黑钱及有组织犯罪采取行动的权力，但这些法律如何影响非法市场仍有待观察。

¹⁰⁵贸易与工业部，“2016 年国家博彩修正法案”，政府公报第 615 卷，2016 年 9 月 30 日
<http://ngb.org.za/SiteResources/documents/2016/Bills/National%20Gambling%20Amendment%20Bill%202016.pdf>
(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访问)

¹⁰⁶国家赌博委员会，“南非非法与在线赌博的社会经济影响”，2016
([https://www.ngb.org.za/SiteResources/documents/2016/Final%20Summary%20illegal%20gambling%20research%20report%20\(28%20Sep%202016\).pdf](https://www.ngb.org.za/SiteResources/documents/2016/Final%20Summary%20illegal%20gambling%20research%20report%20(28%20Sep%202016).pdf)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¹⁰⁷ H2 赌博资本对合法及离岸市场的估计。

¹⁰⁸贾斯汀布朗，‘钱骡子清洗脏钱’，News24，2016 年 10 月 16 日 (<https://www.fin24.com/Tech/News/money-mules-clean-dirty-cash-20161014>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¹⁰⁹国家博彩委员会 2016，前述书籍

¹¹⁰议会监管小组，“博彩法案：金融情报中心简报”，2010 年 2 月 23 日 (<https://pmg.org.za/committee-meeting/11242/> 于 2018 年 8 月 2 日访问)

非法博彩相关的体育与赛马腐败是一个严重问题，而南非赛马在非法博彩交易平台 Citibet 非常受欢迎。Citibet 的南非赛马营业额几乎占合法营业额的 18%，这是该网站在其基地亚洲以外的最高营业额。¹¹¹Citibet 在每场南非赛马的平均营业额是平均法定奖金的三倍，这再次成为腐败的诱因。

在体育方面，南非板球在本报告执笔之时正卷入了一场长期存在的打假球丑闻，该丑闻已经导致多名球员被禁赛 2 至 20 年。印度出生的南非板球运动员古兰姆·博迪被禁赛 20 年，他被南非板球界视为幕后的头目，腐化了许多其他球员并将他们与非法印度博彩公司联系起来。¹¹²博迪与其他人在腐败指控上面临可能需要入狱的惩罚，这将是南非反对体育腐败的一个分水岭。¹¹³参与其中的运动员每场比赛可获偿 40,000 美元至 50,000 美元。只需支付这笔小额支出，非法的印度投注集团就将获得巨额利润。

关于非法博彩对问题赌博的影响，在南非的研究并不广泛，但国家博彩委员会在 2013 年的一份报告确实发现，超过 30% 的南非非法博彩者属于高度风险或问题赌徒，是所有博彩者比例的三倍，也是整个人口百分比的 20 倍。¹¹⁴¹¹⁵¹¹⁶

一直以来，非法博彩对南非的经济贫困情况造成了更多的问题。有人试图计算问题赌博的成本，估计每个问题赌徒的治疗成本相当于每年 1,800 美元，¹¹⁷每年超过 10 亿美元。¹¹⁸

¹¹¹基于 2016 年 9 月至 10 月的 80 场比赛的动态数据集

¹¹²卢克·阿尔弗雷德，“两名印度国民在南非被点名参与国内打假球丑闻”，cricbuzz，2018 年 7 月 21 日
(<https://www.cricbuzz.com/cricket-news/103238/spot-fixing-match-fixing-two-indian-nationals-named-in-south-africa-domestic-spot-fixing-scandal>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¹¹³卢克·阿尔弗雷德，“操纵比赛的主力博迪与其他六人可能会入狱”，cricbuzz，2018 年 7 月 14 日
(<https://www.cricbuzz.com/cricket-news/103126/prison-time-likely-for-south-africa-domestic-cricket-fixing-kingpin-gulam-bodi-and-six-others>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¹¹⁴国家博彩委员会，南非赌博的社会影响，数量透视，2013 年
(<http://www.ngb.org.za/SiteResources/documents/Social%20impact%20of%20gambling%20quantitative%20perspective%202013.pdf>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¹⁵国家博彩委员会，南非非法与在线赌博的社会经济影响，2016
([http://www.ngb.org.za/SiteResources/documents/2016/Final%20Summary%20illegal%20gambling%20research%20report%20\(28%20Sep%202016\).pdf](http://www.ngb.org.za/SiteResources/documents/2016/Final%20Summary%20illegal%20gambling%20research%20report%20(28%20Sep%202016).pdf)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¹⁶国家博彩委员会，2015-2016 年年度报告，
(<http://www.ngb.org.za/SiteResources/documents/2016/Annual%20Report/NGB%20Final%20Annual%20Report%202015-16.pdf>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¹⁷根据 HSRC / NGB 对博彩社会影响研究引用的 NORC 数据进行调整，2000 年，
(http://www.ngb.org.za/SiteResources/documents/5_HSRC_Social_Impact.pdf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¹⁸基于 1.5% 的问题赌徒人口

韩国

在韩国，除了政府经营的彩票、赌场（当中只有一个赌场允许韩国国民进入，其于都仅限外国人进入）以及足球、篮球、赛马、赛艇及自行车投注之外，所有其他博彩活动都是非法的。除彩票销售外，禁止所有在线博彩。¹¹⁹对违反法律的韩国公民实施严厉处罚及监禁，¹²⁰但从韩国非法博彩市场的规模看来，许多人都甘愿冒这个风险。

2015 年，非法市场规模估计为 780 亿美元，是合法市场规模的四倍（197 亿美元）。¹²¹非法市场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合法市场的两倍，2008 年至 2016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6.8% 比 3.7%。非法在线投注占 2015 年非法市场总份额的一半以上，高于 2011 年的三分之一。¹²²这个庞大的非法市场意味着大量的潜在税收损失，估计相当于每年 79 亿美元。¹²³

当然，这导致了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洗黑钱活动。韩国严厉的非博彩处罚已经使该国的有组织犯罪团体将业务外包给亚洲其他地区，例如最近有实例发生的越南、¹²⁴菲律宾¹²⁵及泰国。¹²⁶

看准了韩国人的投注需求，朝鲜政府多年来一直培训黑客在亚洲各地经营针对韩国客户的非法博彩网站。¹²⁷¹²⁸¹²⁹这有助于朝鲜逃避制裁并产生外汇，估计每年 1 万亿韩元（8,900 亿美元）。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一大问题，促使美国政府在最近的制裁中也作出了专门针对朝鲜的非法网上投注的规定。¹³⁰

¹¹⁹国际比较法律指南，韩国赌博，2015

¹²⁰政府立法部，韩国刑法，第 XXII 章（<http://www.moleg.go.kr/english/korLawEng?pstSeq=52670>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¹²¹方法见附件 1

¹²²忠北大学，第三次非法博彩调查，2016 年；<https://goo.gl/STRLMn>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¹²³方法请查看完整的国家报告

¹²⁴彼得阿穆塞尔，'越南毫不犹豫驱逐韩国在线博彩运营商'，calvinayre.com，2016 年 1 月 20 日

（<https://calvinayre.com/2016/01/20/business/vietnam-deports-south-korean-online-gambling-operators/>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¹²⁵彼得阿穆塞尔，'菲律宾摧毁更多韩国在线博彩活动'，calvinayre.com，2017 年 9 月 12 日

（<https://calvinayre.com/2017/09/12/business/philippines-bust-south-korean-online-gambling-ops/>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¹²⁶彼得阿穆塞尔，“泰国的所有韩国人都运营在线博彩网站吗？”，calvinayre.com，2017 年 10 月 18 日

（<https://calvinayre.com/2017/10/18/business/south-koreans-illegal-online-gambling-thailand/>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¹²⁷Chosunilbo，'韩国通过在线博彩赚钱'

（http://english.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5/10/21/2015102101793.html

¹²⁸路透社，“朝鲜黑客越来越注重赚钱而不是间谍活动：韩国研究”，2017 年 7 月 28 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northkorea-cybercrime/north-korea-hacking-increasingly-focused-on-making-money-more-than-espionage-south-korea-study-idUSKBN1ADoBO> 于 2018 年 8 月 3 日访问）

¹²⁹UPI，朝鲜目前有 6,000 名黑客，经营着利润丰厚的赌博网站，https://www.upi.com/Top_News/World-News/2016/07/07/North-Korea-now-has-6000-hackers-runs-lucrative-gambling-site/8971467898350/

¹³⁰Govtrack，H.R. 1644：韩国禁制与现代化制裁法，<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5/hr1644>

据信，同样的黑客已经通过网络在孟加拉国中央银行抢劫了 8,100 万美元，其收益据信已经通过澳门赌场中介（见下文香港部分）及一个菲律宾持牌博彩运营商进行了清洗。¹³¹

与其他管辖区一样，非法亚洲博彩交易平台 Citibet 接受对韩国赛马的投注，年营业额估计在 930 万美元左右。这种非法博彩当然也不利于当地的赛马业。非法博彩长期以来一直对韩国的体育产生负面影响，2011 年的贪污丑闻涉及全国足球联赛超过 57 名球员，导致四宗自杀事件，轰动全球。¹³²

新兴的体育运动也为非法博彩集团提供了新的途径。电子竞技（e-sports）在韩国非常受欢迎。其受欢迎程度以及押注主要发生在非法网站的事实使已经说明了有组织犯罪插手其中：操纵比赛的情况非常普遍。¹³³最近的一个例子出现在 2017 年末，当时一位韩国电子竞技专业人士仅以 4,000 美元的价格，就为操纵其的非法博彩网站运营商进行了一场比赛。¹³⁴

由于国家博彩控制中心及忠北大学对非法博彩定期进行了深入调查，因此有广泛的信息展示了非法博彩与韩国问题赌博之间的关联。2016 年的最新研究发现，非法投注者发展出病理性赌博、问题赌博或面临风险的可能性是合法博彩者的两倍多（35%比 16%）。¹³⁵¹³⁶非法投注者的病理性赌博发生率几乎是合法博彩者的四倍（18.6%比 5.2%）。

这些非法投注者遇到各类生活问题的发生率要高出很多（平均三倍）：财务，“一般生活问题”，家庭，健康，人际关系，职业与学术等等。¹³⁷治疗赌博失调的费用估计为每年 26 万亿韩元（240 亿美元）。

¹³¹ 艾伦卡茨与 Wenxin Fan, “百家乐狂欢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网络抢劫洗黑钱”, 彭博社 2017 年 8 月 3 日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7-08-03/a-baccarat-binge-helped-launders-the-world-s-biggest-cyberheist>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³² BBC, '操纵比赛'韩国足球运动员终身禁赛', 2011 年 6 月 17 日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pacific-13807142>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¹³³ 克里斯戈弗雷,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为什么电子竞技存在操纵比赛问题', 卫报, 2018 年 7 月 31 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games/2018/jul/31/its-incredibly-widespread-why-esports-has-a-match-fixing-problem>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¹³⁴ 马特布莱恩, "Overwatch'出现第一个假球丑闻', engadget, 2017 年 4 月 24 日, (<https://www.engadget.com/2017/04/24/overwatch-match-fixing-korea/>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¹³⁵ 韩国国家舆论研究中心用于博彩问题的 DSM 屏幕 (K-NODS)

¹³⁶ 国家博彩控制中心/忠北大学, 第三次非法博彩调查, 2016 (<https://goo.gl/STRLMn>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³⁷ 国家博彩控制中心/忠北大学, 第三次非法博彩调查, 2016 (<https://goo.gl/STRLMn>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香港

除了由政府的持牌运营商香港赛马会提供的三种产品，即赛马、足球及彩票外，博彩在香港是非法的。¹³⁸然而，香港投注者是大量离岸及本地非法运营商的目标，其中许多与有组织犯罪有关或直接由有组织犯罪经营。

2016 年香港的非法博彩利润估计为 120 亿港元至 130 亿港元（中间数为 16 亿美元）。¹³⁹相比之下，香港赛马会在 16/17 财政年度的净利润率（支付中奖及政府关税后余留的金额）为 114.5 亿港元。¹⁴⁰与其他管辖区一样，非法市场也在快速增长：至少与合法市场保持同步。

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香港赛马会通过税收、关税及慈善捐款将其投注利润返还给社会。在 16/17 财政年度，79% 的投注与彩票收入以这种方式返还。香港赛马会是香港最大的单一纳税人，也是全球十大慈善捐助者之一。¹⁴¹当然，非法运营商不会将其利润归还给社会，事实上，他们将这些利润用于资助其他犯罪行为。据估计，如果香港的非法博彩利润可以转用于合法渠道，社会每年将获益相当于 12 亿美元。¹⁴²

三合会（华人有组织犯罪团体）占非法博彩市场的绝大多数。有关 2011 年至 2017 年香港非法博彩执法行动的 439 篇本地传媒文章的分析发现，有四分之三的报道提及三合会涉及非法收受赌注。¹⁴³

从区域来看，菲律宾与其他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的监管制度松懈，中国新增的富豪对洗黑钱的需求量大，加上跨国有组织犯罪在澳门赌场中介的深度介入，都加剧了这种情况。这种非法性汇合已经从珠江三角洲蔓延到亚太地区以及欧洲。

¹³⁸以及其他小额豁免，例如持牌游戏厅的麻将及私人扑克游戏。

¹³⁹方法见附件 1

¹⁴⁰香港赛马会，2017 年年报(<http://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english/history-and-reports/annual-16-17.aspx>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¹⁴¹同上

¹⁴²牛津经济研究所，香港非法博彩的影响，2016 年 4 月 (<https://www.oxfordeconomics.com/recent-releases/impact-of-illegal-gambling-in-hong-kong> 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¹⁴³HKJC 内部研究。这里采用博彩经纪公司的方式来区分体育及赛马投注，而不是其他形式的非法投注，例如未经许可的麻将，纸牌游戏，老虎机等。

香港政府在最近发布的“洗黑钱及恐怖主义融资风险评估报告”中强调，香港自由放任的商业环境允许了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能轻松组建空壳公司，并进入金融市场。¹⁴⁴

该报告指出，在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有 44 宗洗黑钱案件与非法博彩有关。报告还指出赌博债务（无论是在香港非法发生的还是在澳门合法发生的）导致了与高利贷相关的犯罪以及另外 55 宗洗黑钱案件。

在香港或中国大陆没有合法的信贷投注，所以许多这些高利贷都涉及非法博彩公司或澳门赌场中介运营商。这些集团向高额豪赌客提供信贷以帮助他们避免中国大陆的货币控制，然后非法收取不可执行的债务。¹⁴⁵

三合会是香港绝大部分非法博彩、放高利贷以及洗黑钱活动的幕后主脑。他们还在中国大陆、澳门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开展相关业务。¹⁴⁶在一个例子中，一名三合会领袖及其联营公司在 2006 年至 2011 年期间利用跨境非法赌博集团洗黑钱达 3.57 亿港元（4,500 万美元）。2015 年有 3 人因洗黑钱而被定罪，并判处 18 个月至 38 个月监禁。¹⁴⁷

随着香港赛马的广泛普及，有组织犯罪集团在非法博彩的深度积极参与显然会对这项运动的诚信度造成严重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是香港赛马的“黑暗年代”，但自“上海辛迪加”的大规模非法投注相关的操纵比赛行动被揭露后，¹⁴⁸香港赛马会以最高标准的赛马诚信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声誉，但仍然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特别是面对新出现的在线威胁。其中一个非法的亚洲赛马博彩交易机构 Citibet 在香港赛马会上花费了大笔资金：其营业额估计为合法营业额的 25%。这些利润再一次使 Citibet 的有组织犯罪所有者受益，而不是香港社会。

香港的其他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运动，也受到非法博彩相关体育腐败的打击。最近的一个例子说明了，只是需要小额金额就可以说服运动员打假球，操纵比赛者控制受贿人士的风险也与日俱增。

¹⁴⁴ 香港政府，“洗黑钱及恐怖分子融资风险评估报告”，2018 年 4 月

¹⁴⁵ 中介运营商是一家为澳门各大赌场介绍贵宾豪赌客的公司，并向这些豪赌客提供信用筹码，然后在中国收取赌债（即使这两种程序都是非法的）。中国主要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三合会的许多高级成员，都是通过这种交易而变得非常富有。

¹⁴⁶ 举例来说，最近，一位前加拿大皇家骑警官员在其报告中对加拿大的赌场作出了批评。该报告称，三合会在加拿大的赌场依循澳门模式，引入中国豪赌客，进行大规模洗黑钱活动。

¹⁴⁷ 同上。

¹⁴⁸ 合众国际社，“百万富商被判缓刑”，1986 年 9 月 3 日（<https://www.upi.com/Archives/1986/09/03/Millionaire-businessman-given-suspended-sentence/4409526104000/>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访问）

2018年5月，当地前足球运动员李威廉承认对操纵比赛认罪。作为球队的教练，他与另一支球队的球员进行非法赌注，并接受了20,000港元（2,550美元）作为指示他的球员在2016年香港预备队联赛的一场比赛中打假球的酬劳，这凸显了即使是不知名的赛事也可以进行非法赌博。¹⁴⁹

法院聆讯时，一些运动员表示经常被要求遵守非法博彩公司的打假球指示，并且如果他们未能执行这些打假球指示，将不得不赔偿博彩公司¹⁵⁰。在他的球员未能完成一次打假球指示，李威廉被“吓坏了”，于是要求球员提供资金以补偿非法博彩公司。¹⁵¹

在之前的一个案例中，克罗地亚球员萨沙穆斯被判入狱12个月。他与团队的赞助商及副经理合谋操控比赛。¹⁵²该名副经理承认与“皇冠”非法博彩网络合作进行了非法博彩活动。¹⁵³这个庞大的非法博彩网站据信由香港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头目运营，非常受中国非法博彩者的欢迎。

非法博彩与问题赌博之间的联系，最近在2017年“亚洲赌博问题与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发现香港的非法投注者较合法博彩者投注的金额更大，而且更加频繁。超过一半（55%）的非法投注者每周参与三到四次的博彩活动，相比之下会这样做的合法投注者只有20%，而非法投注者每月在赛马及体育博彩上投入的价格是合法投注者的三至四倍多（赛马：5,400港元比1,700港元；体育运动：5,400港元比1,200港元）。¹⁵⁴

¹⁴⁹Chris Lau,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前香港足球运动员 Lee Wai-lim 因操纵比赛而入狱”，南华早报，2011年5月4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2144661/former-hong-kong-footballer-year-lee-wai-lim> 于2018年8月1日访问）。

¹⁵⁰Jasmine Siu, ‘前香港年度足球运动员承认收受现金以操纵两场比赛’，南华早报，2018年1月11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crime/article/2127820/former-hong-kong-footballer-year-admits-pocketing-cash-fix> 于2018年8月16日访问）。

¹⁵¹同上，南华早报，2018年5月4日

¹⁵²Julie Chu, “克罗地亚足球运动员萨沙穆斯因为打假球而被判入狱”，南华早报，2014年12月16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662969/croatian-soccer-player-sasa-mus-jailed-match-fixing> 于2018年8月16日访问）

¹⁵³Chris Lau, “跑马地前副经理承认非法下注”，南华早报，2014年10月15日（<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616412/happy-valleys-former-deputy-manager-admits-illegal-bet-team> 于2018年8月17日访问）

¹⁵⁴泰斯勒等人, “对香港非法博彩的探索性研究”，亚洲赌博问题与公共卫生杂志，2017年12月（<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712323/> 于2018年8月6日访问）

结果显示，与合法投注者相比，香港非法投注者中有更多的沉迷赌徒¹⁵⁵：56%的非法投注者被归类为沉迷赌徒，而合法投注者只有15%。如果将定义范围扩大到包括低水平的沉迷赌博，那么将近四分之三（73%）的非法投注者面临沉迷赌博的问题，相比之下，合法投注者则有的比例为39%。¹⁵⁶

香港的赌博失调与以下方面有关：工作或学习表现不佳；巨大的经济损失或困难；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偷窃等犯罪；家庭关系不和谐或破裂；以及有自杀的想法或行为。¹⁵⁷由于非法博彩导致赌博失调的比例高于合法博彩，因此可以推断这些问题对非法博彩者的影响更大，并且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点：与合法博彩者相比，非法博彩者表示遭受更广泛赌博问题（包括抑郁、债务及关系破裂）的可能性要高出三倍。¹⁵⁸

也许非法博彩在香港最令人担忧的影响是有证据显示它会导致自杀，这些自杀被认为与债务造成的耻辱，以及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高利贷者对沉迷赌徒的威胁有关。

信贷投注与高利贷在香港非法博彩中普遍存在，而无法控制的债务是该地区自杀风险的主要预测因素之一。¹⁵⁹与合法的沉迷赌徒相比，非法沉迷赌徒在统计上来看更容易产生自杀念头。¹⁶⁰据报道，在有9%的自杀案件是因为非法博彩导致债务积累而引起的。¹⁶¹

非法博彩运营商自然不会参与负责任的博彩计划或其他社会责任计划，以减轻或防止沉迷赌博的这些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合法运营商香港赛马会在设立“平和基金”，资助进行有关香港问题赌博的研究、教育及治疗中心。截至2018/19年，香港赛马会对“平和基金”的拨款将超过3.6亿港元（4,590万美元）。¹⁶²

¹⁵⁵问题赌博严重程度指数

¹⁵⁶泰斯勒等人，“对香港非法博彩的探索性研究”，亚洲赌博问题与公共卫生杂志，2017年12月（<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712323/>于2018年8月6日访问）

¹⁵⁷平和基金，“2016年香港人参与博彩活动研究报告”，（https://www.hab.gov.hk/file_manager/en/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others/gambling_report_2016.pdf于2018年8月31日访问）

¹⁵⁸泰斯勒等人，“对香港非法博彩的探索性研究”，亚洲赌博问题与公共卫生杂志，2017年12月（<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712323/>于2018年8月6日访问）

¹⁵⁹Wong P, Chan W, Chen E, Chan S, Law Y, Yip P, “香港30-49岁成人自杀情况：心理尸检研究”。BMC公共卫生。2008;8:147. doi: 10.1186/1471-2458-8-147。（如泰斯勒所述，2017，前述书籍）

¹⁶⁰Chan, CC, Li WW, Leung ECI (2016) 香港与澳门的问题赌博：病因，流行与治疗。新加坡，施普林格。（如泰斯勒所述，2017，前述书籍）

¹⁶¹YF PSF, Yang KCT, Ip BYT, Law YW, Watson R,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金融债务与自杀”，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2007;37(12):2788-2799. doi: 10.1111/j.1559-1816.2007.00281.x（如泰斯勒所述，2017，前述书籍）

¹⁶²香港赛马会‘平和基金’，<http://www.hkjc.com/responsible-gambling/en/commitment/index.aspx>于2018年8月31日访问

第三部分 – 打击非法博彩

打击非法博彩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协作，包括博彩业，政府监管机构，体育机构，执法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各大媒体。由于在线博彩的兴起，非法博彩也成为一个跨国问题，因此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正如本白皮书所示，非法博彩并非如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无受害者的犯罪”。它资助有组织犯罪，促进洗黑钱，破坏体育诚信，引起问题赌博的速度高于合法投注，并因而破坏许多家庭。所有这些问题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直接与间接成本。

以下是为本文读者（无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作为利益相关者）提供的一些想法，供他们在自己的管辖区及国际范围内采取行动，以共同对抗非法博彩。¹⁶³

打击非法博彩市场的发展

必须在国际层面采用非法博彩明确的统一定义，并以欧洲委员会反对操纵比赛的马克西姆公约为基础：

“非法博彩是指根据消费者所在管辖区的适用法律，其类型或运营者不被允许的任何体育博彩活动。”¹⁶⁴

这是一个简单易懂的定义。但因为这个定义并未得到普遍采用或理解，目前 80% 的体育投注都属于非法。

无原则的博彩运营商可以持有由“投注避风港”发出的牌照，在监管制度松懈的帮助与推动下，利用灰色地带，瞄准那些在自己国家不能赌博的客户。

向不同利益相关者讲解这个灰色地带，以及它如何被不道德及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来自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等机构的针对非法博彩的国际犯罪学研究已经提出相关结果，旨在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各管辖区应对那些希望进行博彩业务的人施加明确的规定，例如：公司应该在其经营的特定管辖区（而不是在博彩避税天堂）进行注册并获得许可。

为了进一步减少那些一直无视法例并在灰色地带运作的人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实施若干措施。事实证明，公布的非法经营者的黑名单在某些管辖区是行之有效的。例

¹⁶³其中一些建议受到欧洲委员会 2017 年预防与体育博彩市场相关犯罪风险的启发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¹⁶⁴2014 年欧洲理事会操纵体育比赛公约

(<https://rm.coe.int/CoERMPublicCommonSearchServices/DisplayDCTMContent?documentId=09000016801cdd7e> 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访问)

如，在白皮书的背景下，亚洲赛马联合会可以发布一份针对 ARF 管辖区内非法投注者的黑名单。

管理机构下一步需要对非法经营者发出遵守当地法律的官方警告。政府可以立法，对违规行为处以高额罚款，并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阻止非法网站的立法，从而影响非法网站的流量。政府也应要求支付处理商阻止非法在线博彩的资金流动并禁止非法经营者的广告。

合法博彩运营商也可以通过改进技术产品（例如更具吸引力的网站与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以及产品选择及多样化，采取措施使自己的产品比非法运营商更具竞争力。然而，在这方面，与非法对手相比，合法经营者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立法可能要求他们限制其投注市场及投注类型，并将偿付率保持在低于非法运营商的水平，而后者无需缴税或承担其他职责。各管辖区应审查其目前的偿付率限制以及该程度对非法博彩市场的影响。

打击利用非法博彩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及洗黑钱活动

如上所述，教育是首要任务：立法者及广大公众需要了解非法博彩运营商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内在联系。

所有持牌博彩运营商应公布正式的股东名单、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展示其最终受益所有人。目前，几乎没有办法找到数千个非法博彩网站中绝大多数的最终受益所有者。

匿名支付处理器应被取消，客户投注数据也必须记录在案，并向金融犯罪当局报告可疑交易或高于某一阈值的大额投注。应要求投注运营商遵守严格的反洗黑钱法规，如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建议的规定，并设置专门的反洗黑钱人员。

对网络犯罪的执法与反洗黑钱技术进行教育及培训也至关重要，执法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亦是如此。

可能有人认为，灰色地带的非法运营者只会继续忽视这些规定。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教育及合作至关重要，对那些不负责地任放任非法与灰色市场赌博的避税天堂与管辖区施加压力。如上所述，不遵守此类规定的运营商应列入国际黑名单。

减少非法博彩对体育诚信度的威胁

在过去的五到十年中，许多管辖区成功地提高了对体育诚信度威胁的认识。欧洲委员会、澳大利亚政府等国家及国际机构已经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简而言之，许多管辖区已经或正在开始采用的最佳做法的一些例子包括：成立专门的体育诚信行动组，这小组通常由对博彩运营商征收的税款资助；运动员教育计划；具体立法，将比赛造假定为犯罪（而不是根据一般欺诈或腐败法进行审判），并对被定罪者进行严厉处罚；要求投注运营商分享异常及可疑投注活动数据；禁止运动员投注他们参加的运动。

体育管理机构也应明确表明博彩运营商赞助的体育运动。例如，在世界上最受瞩目的足球联赛英超联赛中，每个俱乐部队都有至少一个“投注伙伴”，通常是多个。这在大多数欧洲主要足球联赛中都是一样的，并且在体育诚信方面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绝大多数“投注伙伴”都是灰色市场运营商，专门针对亚洲客户，并提供非法产品，有些更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通过在比赛期间赞助足球队以及广告宣传，这些“投注伙伴”在投注者的眼中获得了合法性，并规避了禁止投注广告的当地法律。体育当局要么不知道这些问题，要么乐于忽视这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教育有关非法博彩的情况，向立法者及意见领袖施加压力的必要原因。

最后，有一点应该注意：操纵比赛的根源是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的巨大非法博彩市场。虽然操纵比赛得到了很多关注，但它几乎是不受监管的市场的衍生产品。如上文前两条建议所述，打击这些非法市场及阻止其对有组织犯罪及洗黑钱活动的促进，操纵比赛的情况自然将会消失。

应对由非法博彩引起的赌博失调及相关的社会问题

如第一部分所述，沉迷赌博与问题赌博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理解。现在应该进一步努力强调一个事实，即非法博彩较合法博彩更容易引致沉迷赌博与问题赌博。应该鼓励更多对该主题进行学术研究，研究资金或许可以由监管良好的持牌博彩运营商提供（需严格按照公平原则进行，以避免利益冲突）。

在这方面，教育利益相关者合法与非法博彩之间的区别再次变得至关重要。

应要求获得许可的运营商实施负责任的博彩计划并制定自愿禁制政策。信贷投注应该被列为非法，并使以内部系统观察客户的投注模式，留意沉迷行为的迹象。

未成年人及弱势群体应禁止投注，广告应该受到严格限制，行业应该自愿出资或通过某些存在问题赌博的管辖区的征税来为研究、教育及治疗问题赌博等议题做出贡献。

同样地，灰色市场中一些不道德的操作人员或会忽略或口头表示遵守此类规定 - 这也是把他们列入国际黑名单中的另一个原因。

结论

非法博彩规模庞大，并在每个考察的管辖区增长迅速。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可能会吞食合法市场。

这不仅涉及合法博彩业，还涉及体育机构，整个社会，金融监管机构，执法部门及政府。

长期以来，非法博彩一直被视为是一种无受害者的罪行。但正如本文所示，非法博彩是打假球与洗黑钱的一个直接原因及手段。它为跨国有组织犯罪提供收入，并使这些收入能够清洗其他犯罪所得。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中，非法博彩影响着全球的市场与经济。

非法博彩通过鼓励强迫行为来伤害社会，导致问题赌博及家庭分裂。

在纯粹的金融层面，非法博彩是对经济的直接消耗，因为运营商无需缴纳税款、关税或以其他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正如第三部分一再强调的那样，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至关重要：与执法部门，金融业，媒体，学术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监管机构的同行携手进行教育与合作。

本文中的一些管辖区，例如澳大利亚，已经展示了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能如何带来真正的影响。随着澳大利亚媒体，体育管理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政府官员普遍意识到并同意非法博彩会滋生诸多问题，该国正在采取积极、具体的立法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希望本文中的调查结果以及相关的五个深入的国家简报，可以证明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和 ARF 成员推行的教育是有用的，而且不仅是在五个研究区内有效，所有地区亦然。

参考资料

阿巴尼斯杰伊, '非法博彩与有组织犯罪 - 2014 年联邦定罪分析', *有组织犯罪趋势*, 2017,

http://jayalbanese.com/yahoo_site_admin/assets/docs/Albanese_ILGB_and_Organized_Crime_TOC_2017_18p.162121941.pdf

奥克兰大学赌博与成瘾研究中心, *新西兰人离岸博彩研究*, 2015 年 9 月

https://www.health.govt.nz/system/files/documents/pages/offshore_gambling_study-final_report.pdf

澳大利亚刑事情报委员会, *2017 年澳大利亚有组织犯罪*

https://www.acic.gov.au/sites/g/files/net1491/f/2017/08/oca_2017_230817_1830.pdf

澳大利亚政府对“黑色经济行动组最终报告”的回应, 2018 年 5 月 8 日

<https://static.treasury.gov.au/uploads/sites/1/2018/05/Government-response-final.pdf>

班克斯詹姆斯, *博彩、犯罪与社会*,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 2017

黑色经济行动组, *最终报告*, 2017

<https://static.treasury.gov.au/uploads/sites/1/2018/05/Black-Economy-Taskforce-Final-Report.pdf>

Blaszczynski 等人, “基于科学的负责任博彩框架: 里诺模式”, *博彩研究期刊*, 2004

[https://www.gaming.ny.gov/gaming/20140409forum/Nelson%20\(Harvard%20Medical%20School\)/Applicant%20Provided%20Material/Blaszczynski%20et%20al,%20Science-Based%20Framework%20for%20Responsible%20Gambling%20-%20The%20Reno%20Model,%20Journal%20of%20Gambling%20Studies,%2020\(3\),%20301-317%20\(2004\).pdf](https://www.gaming.ny.gov/gaming/20140409forum/Nelson%20(Harvard%20Medical%20School)/Applicant%20Provided%20Material/Blaszczynski%20et%20al,%20Science-Based%20Framework%20for%20Responsible%20Gambling%20-%20The%20Reno%20Model,%20Journal%20of%20Gambling%20Studies,%2020(3),%20301-317%20(2004).pdf)

布里科内尔萨曼莎, “澳大利亚的体育腐败”, *犯罪与刑事司法趋势与问题*第 490 号, 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 2015

<https://aic.gov.au/publications/tandi/tandi490>

澳大利亚联邦, *澳大利亚体育诚信安排评论报告*, 2018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63FoA5D7BDA5A0B5CA2582CF0005E6F9/\\$File/HEALTH-RASIA-Report-Acc.pdf](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63FoA5D7BDA5A0B5CA2582CF0005E6F9/$File/HEALTH-RASIA-Report-Acc.pdf)

欧洲委员会操纵体育比赛公约，2014

<https://rm.coe.int/CoERMPublicCommonSearchServices/DisplayDCTMContent?documentId=09000016801cdd7e>

欧洲委员会/IRIS，*预防与体育博彩市场相关的犯罪风险*，2017 <http://www.iris-france.org/preventing-the-criminal-risks-linked-to-the-sports-betting-market/> - 'PRECRIMBET'

Ferentzy& Turner，*“博彩与有组织犯罪 - 文献综述”*，*博彩问题杂志*，第 23 期，2009 年 6 月 www.camh.net/egambling/issue23/pdfs/o7turner.pdf

弗雷斯特戴维，*“了解亚洲博彩市场的影响”*，*国际博彩监管机构协会网络研讨会* (www.iagr.org/membership/webinars)

根斯波利 S，拉塞尔 A，Hing N 与 Blaszczynski A (2017)。消费者对离岸在线博彩网站的参与及认知。*新媒体与社会*。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461444817738783>

香港政府，*洗黑钱与恐怖主义融资风险报告*，2018 年 4 月

https://www.fstb.gov.hk/fsb/aml/en/doc/hk-risk-assessment-report_e.pdf

卡尔布克里斯蒂安与 Verschuuren Pim，*国际关系与战略学院，洗黑钱：体育博彩的最新威胁？* IRIS 版，2013

问题赌博全国委员会，2014 年新加坡居民参与博彩活动的调查报告，2014 年 2 月 5 日

https://www.ncpg.org.sg/en/pdf/2014%20NCPG%20Gambling%20Participation%20Survey_FINAL.pdf

国家博彩委员会，*南非非法与在线赌博的社会经济影响*，2016

[https://www.ngb.org.za/SiteResources/documents/2016/Final%20Summary%20illegal%20gambling%20research%20report%20\(28%20Sep%2016\).pdf](https://www.ngb.org.za/SiteResources/documents/2016/Final%20Summary%20illegal%20gambling%20research%20report%20(28%20Sep%2016).pdf)

国家博彩控制中心/忠北大学，*第三次非法博彩调查 2016* <https://goo.gl/STRLMn>

新西兰司法部，'解决洗黑钱与恐怖主义融资问题'

<https://www.justice.govt.nz/justice-sector-policy/key-initiatives/aml-cft/>

经合组织打击非法贸易特别工作组，*“全民免费区” - 自由贸易与经济特区 (FTZ & SEZ) 国际在线博彩经营者与赌博*，2017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GOV/PGC/HLRF/TFCIT/RD\(2017\)3&docLanguage=En](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GOV/PGC/HLRF/TFCIT/RD(2017)3&docLanguage=En)

S 索邦大学, ICSS, *反对操纵体育比赛*, 2014 - '索邦'<http://sorbonne-icss.univ-paris1.fr/media-and-press-zone/>

斯特鲁普克尔曼, *非法体育博彩公司*, 2003
<https://www.unc.edu/~cigar/papers/Bookie4b.pdf>

泰斯勒等人, “香港非法博彩者的探索性研究”, *亚洲赌博问题与公共卫生杂志*, 2017年12月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712323/>)

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 *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威胁*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tocta/1.The-threat-transnational-organized-crime.pdf>

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 2000,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Publications/TOC%20Convention/TOCebook-e.pdf>

附录 1 – 如何计算非法市场规模与增长率

澳大利亚

非法市场规模：10 亿澳元，7.8 亿美元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 2015 年 12 月“非法离岸投资审查”的估计¹⁶⁵，并使用澳元兑美元汇率 1.28:1。

合法/非法博彩市场增长率是利用各种公共来源信息，在 2010-2015 的复合年增长率基础上得出的¹⁶⁶¹⁶⁷¹⁶⁸¹⁶⁹¹⁷⁰¹⁷¹。

新西兰

非法市场规模：4,400 万新西兰元，3,200 万美元

由于新西兰独特的监管结构，非法指的是离岸市场。

数据基于 2017 年新西兰公司预计在离岸投资网站上的营业额 7.37 亿新西兰元，假定离岸利润率为营业额的 2%，并使用新西兰元兑美元汇率 1.375:1（2017 年平均值）。

7.37 亿新西兰元的估计来自新西兰政府 2015 年估计的 5.15 亿新西兰元，并使用 16.2% 的增长率¹⁷²（来自离岸赛马与体育博彩工作组，“最终报告”，2015 年 10 月）与内政部“监管影响声明：离岸赛马与体育博彩”¹⁷³推算得出。

合法离岸投注市场增长率基于 2010 年至 2020 年上述报告的预测。

新加坡

非法市场规模：新币 4.61 亿，3.36 亿美元

¹⁶⁵

https://www.dss.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04_2016/review_of_illegal_offshore_wagering_18_december_2015.pdf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访问

¹⁶⁶<https://www.communications.gov.au/publications/final-report-review-interactive-gambling-act-2001>

¹⁶⁷https://www.dss.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04_2016/review_of_illegal_offshore_wagering_18_december_2015.pdf

¹⁶⁸<https://engage.dss.gov.au/wp-content/uploads/2015/12/Sportsbets-Submission-to-the-Review-of-the-Impact-of-Illegal-Offshore-Wagering.pdf>

¹⁶⁹<http://https://engage.dss.gov.au/wp-content/uploads/2015/12/Sportsbets-Submission-to-the-Review-of-the-Impact-of-Illegal-Offshore-Wagering.pdf>

¹⁷⁰<http://www.pc.gov.au/inquiries/completed/gambling-2009/report>

¹⁷¹<http://www.qgso.qld.gov.au/products/reports/aus-gambling-stats/aus-gambling-stats-32nd-edn.pdf>

¹⁷² <http://www.beehive.govt.nz/sites/default/files/Working%20Group%20-%20Final%20Report%20October%202015.pdf>

¹⁷³ [https://www.dia.govt.nz/diawebsite.nsf/Files/Racing-Amendment-Bill-Regulatory-Impact-Statement/\\$file/Regulatory-Impact-Statement-Offshore-racing-and-sports-betting.pdf](https://www.dia.govt.nz/diawebsite.nsf/Files/Racing-Amendment-Bill-Regulatory-Impact-Statement/$file/Regulatory-Impact-Statement-Offshore-racing-and-sports-betting.pdf)

根据新加坡投注金计算系统及新加坡政府 2015 年的估算¹⁷⁴，并采用新元兑美元汇率 1.37:1（2015 年平均值）。

合法/非法博彩市场增长率是利用公共资源信息，在 2002 年至 2015 年复合年增长率基础上得出的¹⁷⁵¹⁷⁶¹⁷⁷¹⁷⁸。

南非

非法市场规模：南非兰特 2.05 亿，1,400 万美元

基于 H2 博彩资本对离岸市场估计的推断。请注意，这与其他估计保持一致，例如 2011 年的 700 万美元（SORBONNE），2017 年的 2,300 万美元（PRECRIMBET）

合法/非法博彩市场增长率是根据公共来源信息，在 2007 年至 2016 年复合年增长率基础上¹⁷⁹¹⁸⁰，以及博彩行业市场分析师 H2 博彩资本数据而得出的。

韩国

非法市场规模：1.68 万亿韩元，14.48 亿美元

根据政府估计¹⁸¹的营业额（84 万亿韩元）并假设非法毛利=营业额的 2%以及韩元兑美元汇率为 1,160:1。

合法/非法博彩市场增长率是利用公共资源信息，在 2008 年至 2016 年复合年增长率基础上¹⁸²¹⁸³¹⁸⁴得出的。

香港

非法市场规模：125 亿港元，16.1 亿美元

¹⁷⁴<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govt-doesn-t-encourage-online-gambling-but-recognises-reality-of-7743122>

¹⁷⁵新加坡博彩管理局，2015 年度报告（<http://www.toteboard.gov.sg/docs/default-source/module/annual-report/annual-report-for-financial-year-ending-31-march-2015-9-97mb-134-pages.pdf>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⁷⁶新加坡博彩管理局，2004 年度报告

（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government_records/viewer?uuid=520f78e0-47d8-11e7-9199-0050568939ad-S.620f2004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⁷⁷内政部，*就议会关于远程赌博问题的口头答复*，2016（<https://www.mha.gov.sg/Newsroom/in-parliament/oral-replies-to-pqs/Pages/Oral-Reply-to-Parliament-Question-on-Remote-Gambling-by-Mr-Desmond-Lee.aspx>

¹⁷⁸Melissa Lin，“尽管有禁令，但投注者仍然可以在网上下注”，*海峡时报*，2016 年 10 月 11 日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punters-find-ways-to-bet-online-despite-ban> 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访问）

¹⁷⁹ H2 赌博资本，南非离岸博彩市场数据

¹⁸⁰ PwC，*南非博彩展望，2017-2021*（<https://www.pwc.co.za/en/assets/pdf/gambling-outlook-2017-2021.pdf> 于 2018 年 8 月 8 日访问）

¹⁸¹https://www.kcgp.or.kr/np/recsroom/2/recsroomView.do?curPage=1&MENU_SE_CODE=BBS001006&BBS_SN=10216&SEARCH_PREFIX=BBS008004&SEARCH_LANGUAGE=&SEARCH_TYPE=title&SEARCH_TXT=

¹⁸²韩国大学，非法博彩初步调查，2009

¹⁸³韩国大学，非法投注二级调查，2012

¹⁸⁴忠北大学，第三次非法博彩调查，2016；<https://goo.gl/STRLMn>

来自香港赛马会的内部调查，基于全港范围内对当地合法及非法投注者的习惯调查以及港元兑美元汇率 7.76:1。

合法/非法博彩市场增长率是利用公共资源信息，在 2005 年至 2017 年复合年增长率基础上¹⁸⁵以及香港赛马会内部非法博彩市场研究而得出的。

¹⁸⁵香港赛马会，*年报*。<http://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english/history-and-reports/annual-15-16.aspx>（于 2018 年 8 月 8 日访问）

附录 2 – 亚洲赛马联合会反非法博彩专责小组成员

安德鲁·哈丁	亚洲赛马联合会秘书长 ARF（成瘾研究基金会）反非法博彩专责小组秘书长 香港赛马会赛马局执行董事
蒲汝杰	ARF（成瘾研究基金会）反非法博彩专责小组主席 香港赛马会保安及诚信总监
托马斯·奇格内尔	香港赛马会赛马诚信与投注分析经理
尼尔·格里姆斯通	新西兰赛马诚信协会调查经理
内森·海沃德	新南威尔士州赛马协会首席研究员
罗德敬	ARF（成瘾研究基金会）反非法博彩专责小组秘书 香港赛马会高级尽职调查及研究经理
蒂姆·罗宾逊	维州赛马协会调查与情报主管